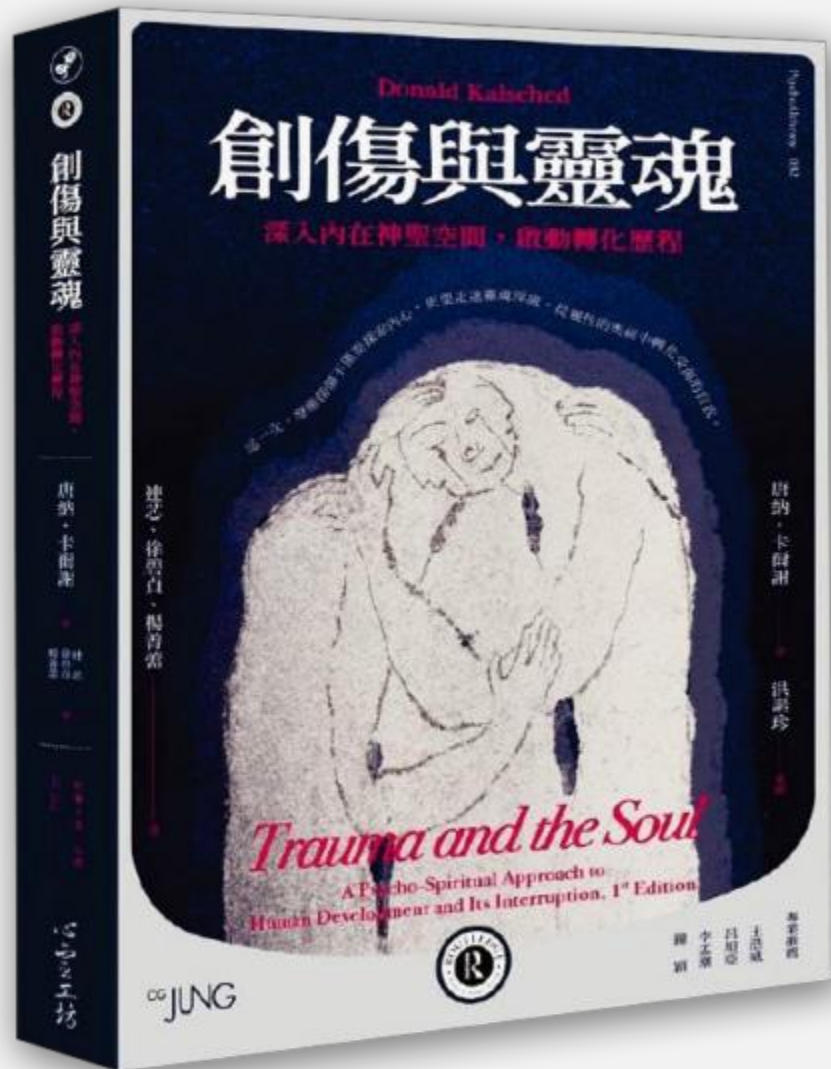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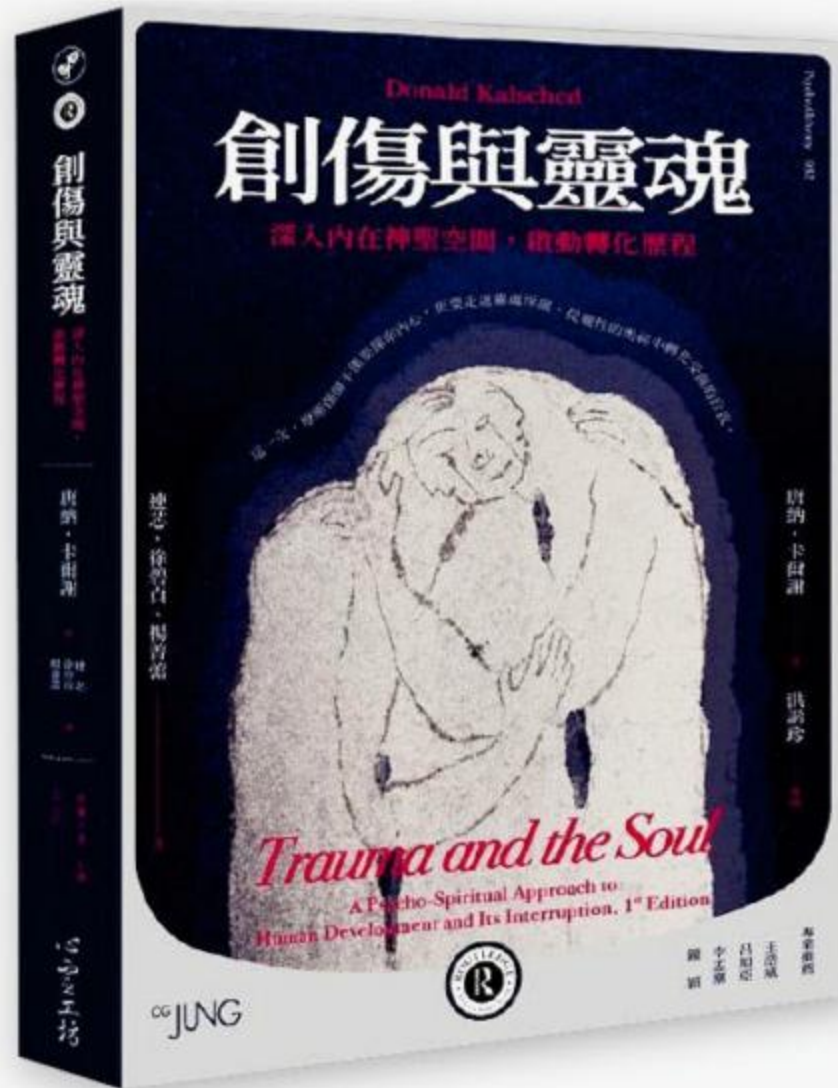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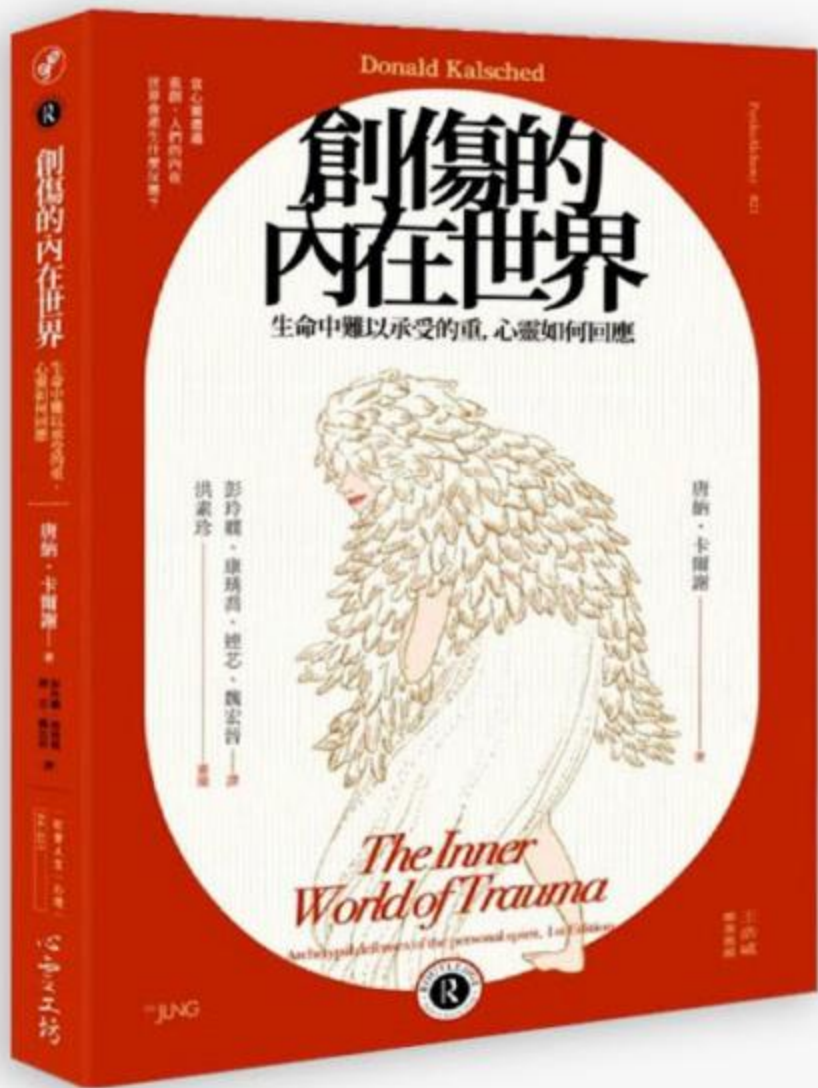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創傷與靈魂

深入內在神聖空間，啟動轉化歷程

導讀：洪素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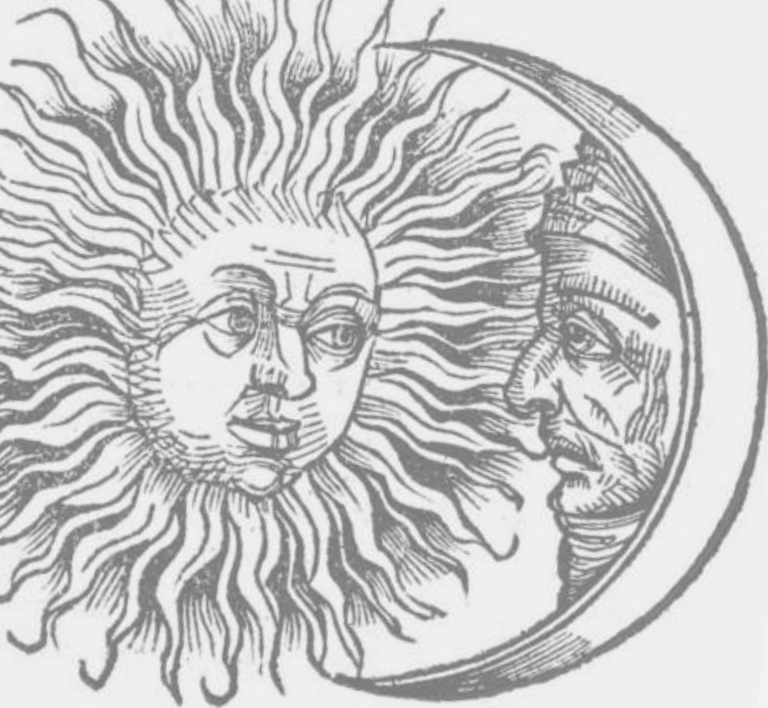
作者  
唐納·卡爾謝  
Donald Kalsched

原本專攻精神醫學和宗教學，其後對榮格分析心理學產生興趣，並成為分析心理學分析師。

# 榮格的靈性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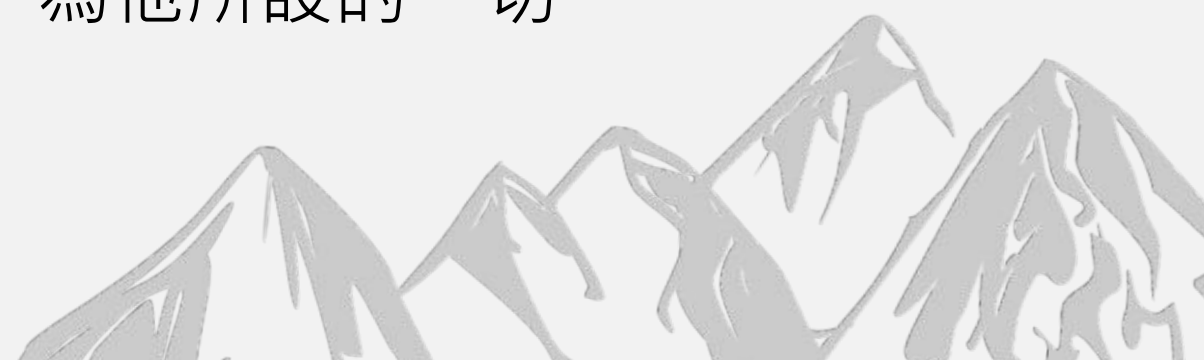
- 阿爾卑斯山下的大自然
- 第一與第二人格
- 童年的夢
- 童年的雕刻小人
- 他與個案工作的經驗（黃金聖甲蟲）
- 黑書與紅書的進行





## 第一與第二人格

我總是意識到我是兩個人，一個是我父母的兒子，正在唸書，與其他男孩相比，顯得不太聰明，不太專心.....；另一個是成熟老練，實際上是一個多疑多慮的懷疑論者，他遠離人世，但接近自然、大地、太陽、月亮、天空和萬物，尤其是接近黑夜、夢和「上帝」為他所設的一切。



# 童年的夢

- 草地。
- 石砌的洞，一排排石階。
- 圓形的拱門。
- 平臺上放置著一個金光燦燦的寶座，座上也許有一塊紅色的墊子，就像童話中描寫的國王的寶座一樣。
- 大概有12~15英尺高，1.5~2英尺厚，它十分高大，幾乎頂到了屋頂。
- 它不是由木頭，而是由皮和肉組成的，頂上有一個圓圓的像人頭那樣的東西，上面沒有臉，沒有頭髮，頂端有一隻眼睛，一動不動地盯著屋頂。
- 隨時可能會像一條蟲那樣向我爬過來。
- 我害怕的全身都僵了，這時我聽見從外面和頂上傳來了母親的聲音：「看看吧，那就是吃人的怪物！」母親的喊聲使我怕上加怕。

# Spirit 去了哪裡？

直覺、意象、夢、本能、情緒等形式，為心靈進入意識層次之形式

意識

以ego為中心

Ego

理則

個人潛意識

創傷 / 情結、造成解離、去人格化

原型防禦

集體潛意識

各種原型

心靈:精神性肉體  
Psyche

Spirit精神人格的處所

純粹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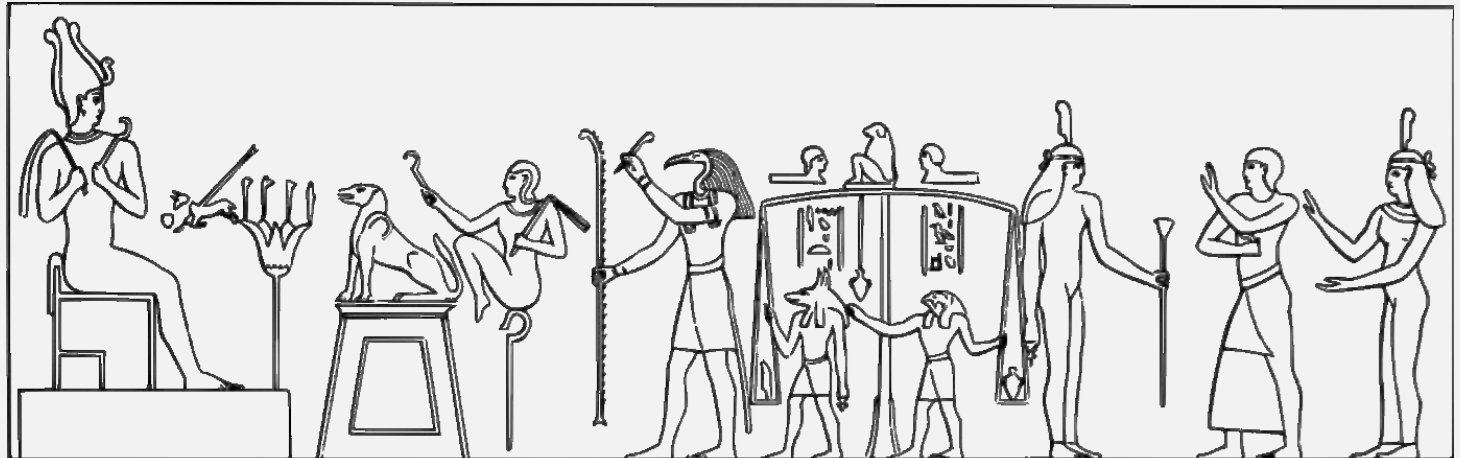
身體 / 本能  
純粹物質  
Psychoid

在創傷中，心靈的目標在於存活，而非個體化（自性化）

# 心靈：一半屬肉體、一半屬精神的物質

如鍊金術士所稱，是大自然中的靈魂（*anima media natura*），是一種能夠統合對立面的雌雄同體的存有（*hermaphroditic being*）。

- 由於人類唯有透過靈魂，才能獲致整體性，而靈魂若缺了另一面，便無法存在，因此與其他個體毫無關聯的人類缺乏整體性。（榮格，1946：第454段）



# 唐納·卡爾謝為靈性定義

- 榮格稱「靈魂的土地」為自性（Self）。自我是以靈性事件經驗到自性，沒有人有過這種經驗之後能夠徹底忘懷。
- 「兩域公民」以及「必須維持雙邊忠誠」
- 靈魂：我所指的是我們肉身不可缺少的活力核心，這必要的某物，能讓我們（透過愛）與神性、與彼此、與自然及文化世界的精緻絕美連結。
- 我們是經驗到靈魂時才知道靈魂。
- 不論我在書中針對它說了多少，它仍舊完全神祕。當靈魂是我們主體性的核心，就不可能客觀定義它：靈魂喜好居於「世界之間」，就如同水銀，當我們試圖語言捕捉時，它就迅速溜走了。



# 發展為人



# 人類情感之發展

嬰兒**投射**



**照料者**涵容、體會、理解、反映，而加以消化代謝



化為語言，**形成感覺** Name, Fee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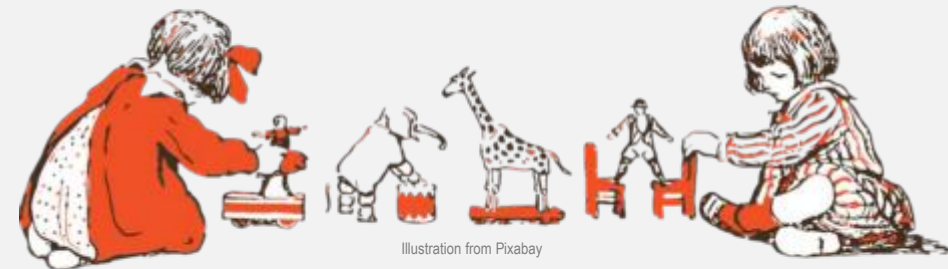
得以將自體的感覺和他人**表達**



此過程夠健康建構出形塑出**象徵**的能力



將情感具象成能夠辨認的**影像**



# 原始自性 Original self



- 原始的自性，這就原始整合的方式，即嬰兒的心身統一性。
- 通過**分化**和**重新整合**的過程而形成的，每次重新整合都會在嬰兒體內形成新的動態平衡。
- Fordham：「**self**就像嬰兒體驗的接受者也是煽動者。」

# 自性投射與過渡空間

- 當中心原型投射出去，由「他人」承擔時，「場域」就富有潛力——有著尚未受到認可的神祕向度。
- 在這個空間，最核心的神賜予的真我，其生命火花可以獲得外在世界的人或物的迴響，靈魂也能在此慢慢地受苦難「調教」，就如同葉慈所說的「成為自身性格」。
- 這個過程賦予「兩個世界」力量：內在 / 外在、人性 / 神性，暫時 / 永久、自我 / 自性。



# 當個「無知」的治療師



- 不被分析師理解的靈魂
- 『倏然間，佛斯特承受分析中被拋下和幻滅感受的痛苦時，遇見「光體」，感受彼此之間愛之流，她體驗到自己整個人生，從內到外，都因這個「伴」重新設定了。』

# 過渡空間與母嬰關係

- 在剛出生的嬰兒的內心中，是沒有一個外部世界的。在這個時刻，如果有一個足夠好的照顧者去照顧這個嬰兒，嬰兒就會產生一種錯覺illusion，那就是外部世界是由嬰兒自己所創造。
- 在這種錯覺下，嬰兒會有一種無所不能的誇大感受，一個足夠好的母親恰好給自己的孩子創造了一個這樣的機會和環境。當嬰兒餓了的時候，一個乳房恰好出現在他的面前，他可以立即滿足自己的需要。



# 自我 - 自性軸 ( ego-Self axis) 遭受損傷，因而失去了靈魂

- 靈魂似乎失去了與兩個世界之間的媒介。
- 「兩個世界」崩解時，靈魂也「迷失」來，靈魂遠離了因過渡空間而生的身心相伴關係 ( psycho-somatic partnership ) 並退隱至深層無意識尋求安全，自性中心原型似乎也隨之退隱。



Illustration by Kay Nielsen in *East of the sun and west of the moon*, 1914, 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

# 依賴世界：全能→喪失全能→「非我」→「我」



全能

嬰兒從全能控制（幻想）傳到藉肉體操弄（現實感）來控制，在這當中孩童需要錯覺以便創造一個部分主觀部分以現實為導向的中間情境。



喪失全能

當嬰兒喪失全能的幻覺，才真正開始依賴外在世界（Mitchell, 127）。



非我

當嬰兒喪失全能的幻覺，發現週遭有「非我」（not-me）等客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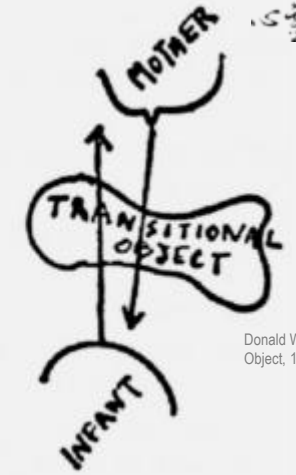
我

它開始建立「我」（me），也才能開始發展客體關係。

# 過渡空間 (transitional sp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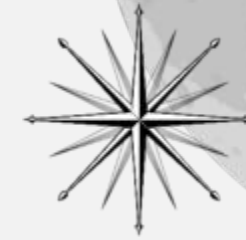


From Wikipedia/ CC BY 4.0, cropped.



Donald Winnicott, Transitional Object, 1971. Draw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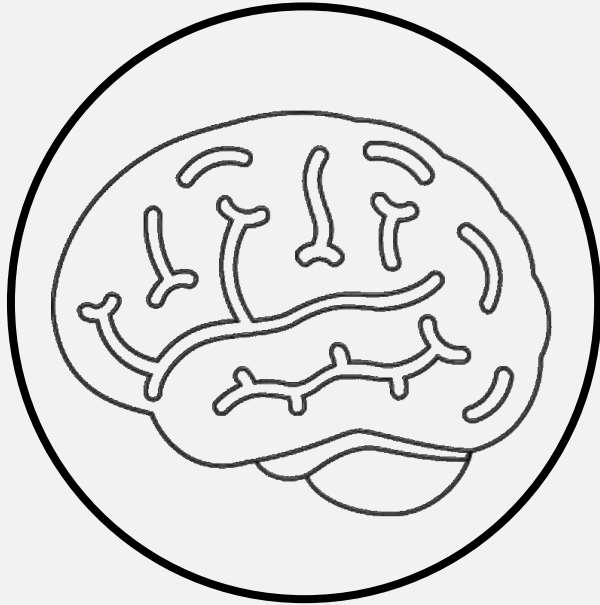
- 溫尼考特用 fantasy，幻想是一種銜接內在現實與外在現實的橋樑
- 外在現實與內在現實得以接觸，矛盾現象能被理解
- 位於母親和嬰兒、自體和他人、自體和世界之間的空間
- 過渡空間是嬰兒從全能轉換至現實原則的關鍵處。
- 母親，在嬰兒剛出生時，會陷入一種建設性的暫時瘋狂，暫時將自己的主體性拋在一旁，而讓自己成為協助嬰兒發展他的主體性的媒介。
- 溫尼考特：「只有真我才具有創造力，且只有真我覺得自己是真的」



# 與神祕經驗相遇

- 書中小女孩說天使不讓她進房找爸爸的故事
- 天使針對太快太多現實的一種防禦，只不過防禦的「目的」不在救贖，更主要的「目的」是在現實和幻想之間，重新恢復一個神話創造域（mytho-poetic matrix），因為這就是小女孩靈魂的居處，天使成為靈魂的守護者。
- 自我照護系統的主要「任務」就是讓靈魂存活下來。

# 天使從哪裡來？



客觀的存在？



小女孩解離的潛意識防衛？



危急之下的原型保護系統



# 書中的故事

- 創傷後感受到自己一分为二，失去靈魂的珍妮佛，感受天使看顧著他們、聽見天使的聲音，並生出強烈的決心，活下去。
- 受創中見自己被聖母守護



# 七歲的一道光： 靈性的涵容，超越自身的某物

- 我要活下去
- 蠟筆與水彩：色彩也是靈性
- 天使：「你不一定要撐下去，現在放手也沒關係。」祂停了一會，又說：「你如果決定留下，會很辛苦。」，她當下真的很想一走。
- 天使到訪，讓她產生寧靜的歸屬感，她知道自已屬於某個超越自身的一部分。





## 原型保護的 雙面性



靈性世界是真實的，在遭遇創傷後，防禦性目的大舉動員，這與宣稱天使和魔鬼會糾纏或尊崇創傷倖存者想像力、一切都是錯覺或「只是」防禦歷程的衍生物（產物），是截然不同的。



# 第二章 靈魂孩童的 失與復得

洪素珍導讀



Little Red Riding Hood: an entirely new edition with new pictures by an eminent artist, 1843

洪素珍導讀《創傷與靈魂》系列—第2堂



Illustration from Pixabay

## 作者定義「靈魂」

似乎有某種神聖的東西被自我照護系統保存下來——在上天賜予的核心自體中，某種本質上是純真或屬於創傷前的部分——或許是保護著**自體的嬰兒部分**，免受更多磨難，可能為了更進一步成長而保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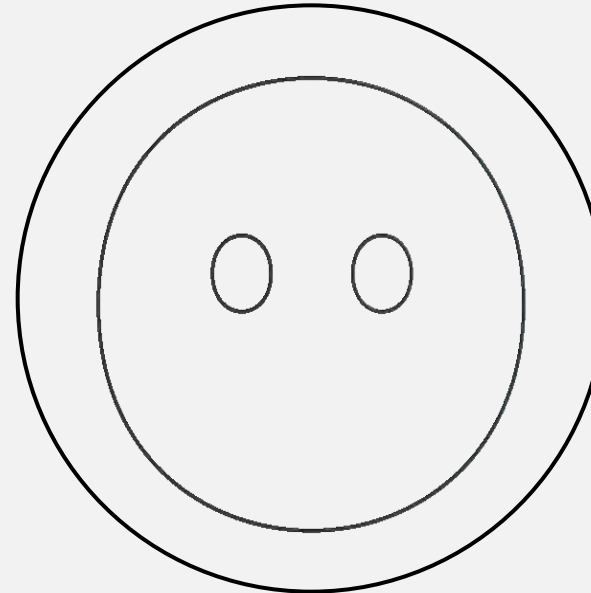
# 心靈對創傷經驗的正常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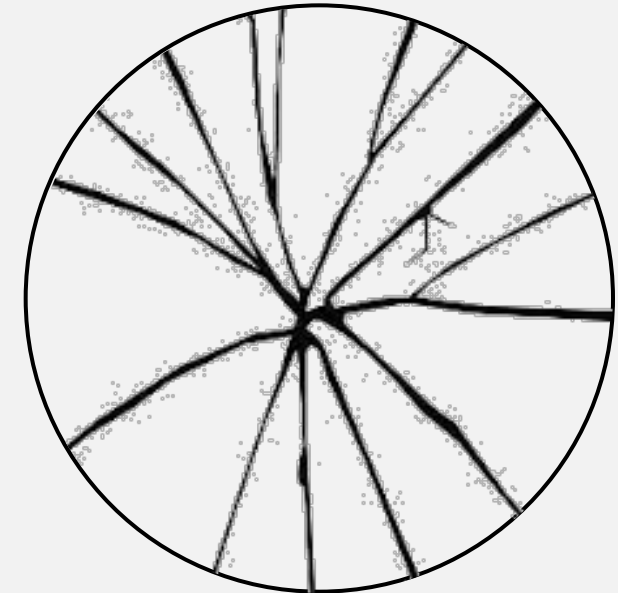
自傷害現場抽離



倘使無法抽離，  
則必須抽離一部分  
的自我。



**解離**是心靈的某個  
正常部分對創傷的  
破壞性影響所採取  
的一種防衛。



為了抽離部分的  
自我，原該完整的自我必須分裂  
破碎，或是解離  
(dissociate)。

# 解離時，個案究竟去了「哪裡」？ 超個人的涵容器，因真實的人類涵容不在了



Illustration by Kay Nielsen in *East of the sun and west of the moon*, 1914, 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

- 我在『聖母』的臂彎裡。
- 在機艙外的聖母與聖嬰：知道當下不會有人類涵容她的淚水——飛機上任何真實存在的人都無法處理她的創傷，她也不願哭泣。
- 她的靈魂暫時「懸置」身體之外，是「人類/神聖母親」與「人類/神聖嬰兒」依附之愛。

# 發展性的創傷



客體關係



創傷干擾



創傷、客體關係  
與人格的裂解，  
靈魂的流亡



對過渡空間  
的攻擊

# 原型防禦對過渡空間的攻擊

- 創傷使兒童再也不為他的知覺賦予意義，嬰兒時期來自身體無可承受的情感與感覺不被允許獲得象徵性的心理表徵，結果導致內在世界中，古老的情感與其精心設計的古老客體未被命名，並且被切斷了與個人意義之間的連結。
- 因此，原型防禦為求存活，而犧牲了個體化。
- 其「目標」在於維持人格精神「安全無恙」，卻沒有形體，並且被封鎖，或者如果沒有被密封，便是被逐出身心統一體（body-mind unity），亦即拒絕讓它進入時空現實。



Illustration of "The Snow Queen" from *Fairy Tales* by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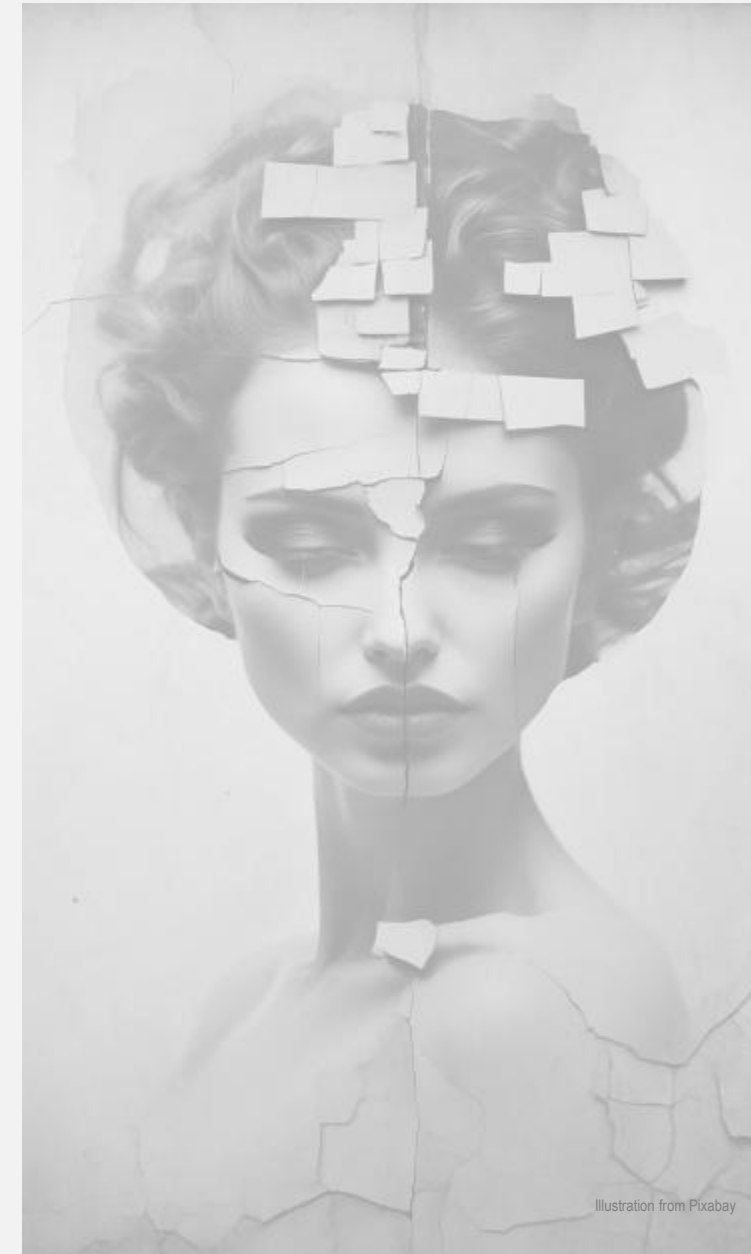
# 被創傷打斷的有洞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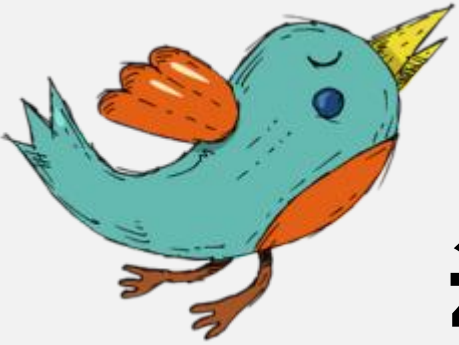
- 無法述說完整的個人歷史。
- 藉由分割無可承受的經驗並將之分配到身心中的「不同隔間」好讓生活繼續下去，「潛意識」層面。
- 意味著正常情況下完整統合的意識各元素〔即認知覺知（cognitive awareness）、情感（affect）、感覺（sensation）、意象（imagery）等〕不得整合，經驗本身變得不連貫，心像（mental imagery）可能與情感分離。



# 碎裂的靈魂

- 當人格被迫用這種方式瓦解（dis-integrate），對靈魂是很嚴苛的。靈魂無法在碎裂的人格當中成長茁壯，它喜好的媒介是身心整合，在身心整合中，所有自體的能力表現出整體中的各個部分。
- 心靈一旦碎裂，靈魂無法安住身體裡——無法以內在支持力量的神性 / 人性原則居於身體。





# 過渡空間與創傷

- 當外在過渡人物缺席時，或許小女孩的天使提供了一個內在過渡人物，一名中間調解者。
- 小女孩解離的當下，或許內在現實從解離斷面滲出，進入外在現實，以外在「生物」之姿出現。



# 過渡空間的概念與靈性

- 過渡空間：人類靈魂居於現實和幻想之間的神話創造域。
- 涉及了將個人的生命火花「安住」於身或「個人化」（personalization）的神祕歷程
- 內在歷程——在自我和榮格所稱的自性深層基底之間的過渡空間。很顯然地，天使和其他混種原魔就是在這個「空間」中共同存在。



每個成人內在都藏著一個小孩——一個永恆小孩，不停蛻變，永無終止，且不斷索求照顧、關注與教導。那是人類人格當中，渴望不停發展並蛻變為整體的部分——榮格《人格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 英文版，第286段

「兒童原型、個體化(自性化)與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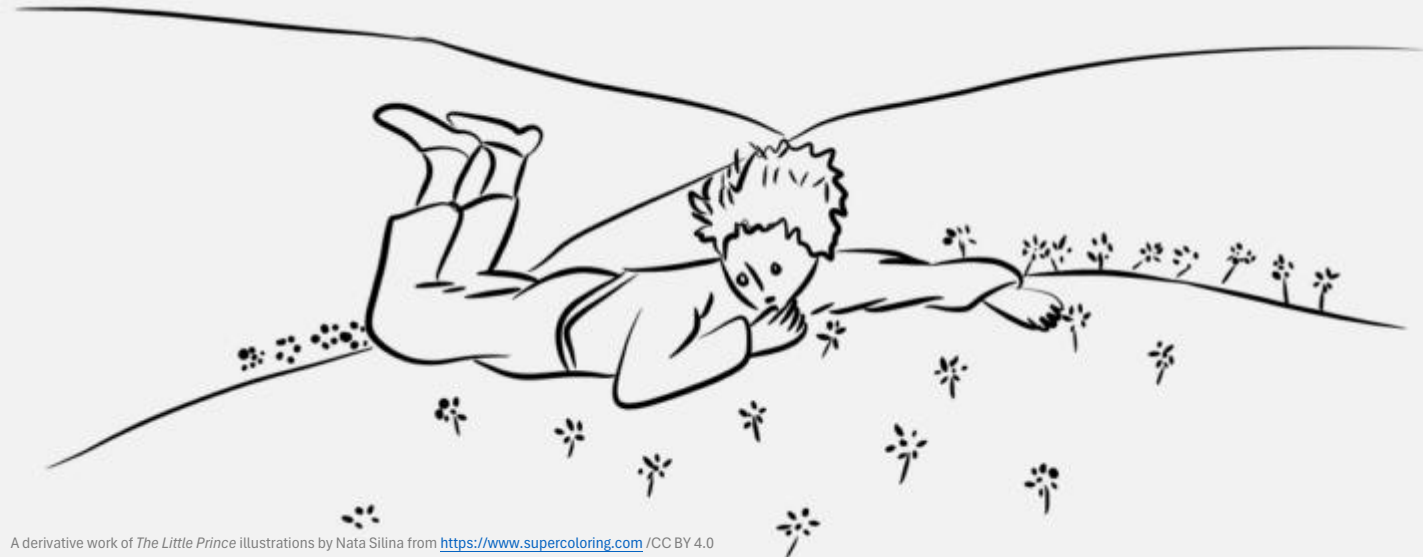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in *The water-babies: a fairy tale for a land-baby*, 191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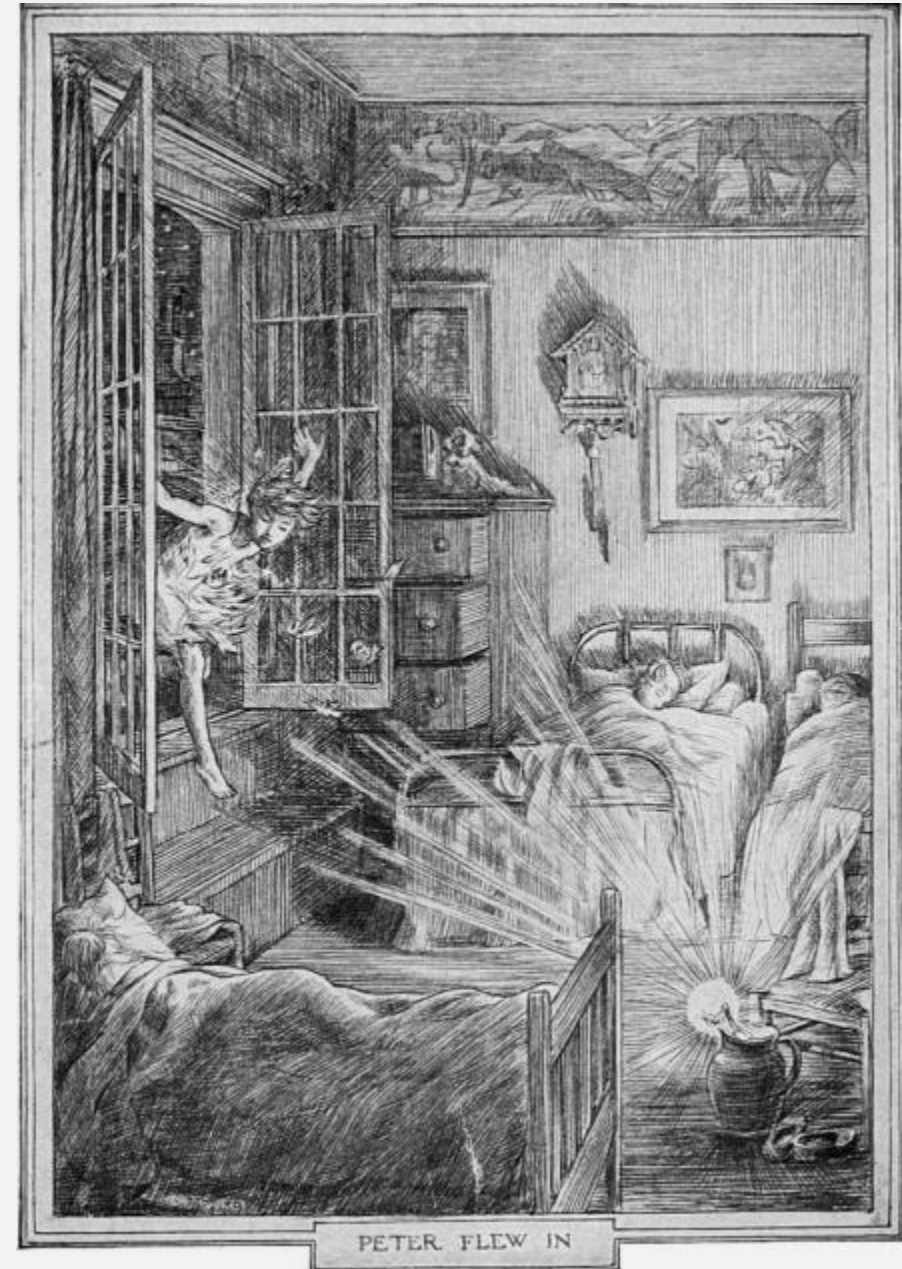


# 兒童原型與靈魂

孩童有時看起來比較像童子神，有時比較像小英雄。兩種形象的共通點是神奇的誕生及童年早期的困境：遭遺棄，或受迫害落入險境。各種多樣的孩童命運，可以想成是在描繪某種出現在「自體」形成或起源的心理事件。「神奇誕生」試圖描繪自體出現會帶來什麼樣的體驗。既然是心靈起源，一切事物絕非實際發生，諸如處女生子或奇蹟受孕……而「渺小」、暴露、遺棄、危險等主題，都在嘗試展現整體的心靈可能性有多麼搖搖欲墜，要達成這個「至高理想」，必須面對無數難關。  
( paras. 281-2 )

# 兒童原型與靈魂

在所有孩童神話中都存有一種驚人的悖論，「孩童」一方面萬分無助地被送至可怕的敵人力量之中，不斷遭遇被消滅的危險，可是另一方面孩童又身懷遠遠超乎常人的力量。這其實與這個心理事實密切相關：孩童雖然「渺小」、沒沒無聞，但「區區的孩童」卻也具有神性……（由於這些超凡的力量），不論各種危險，「孩童」必會度過（para. 289）



PETER. FLEW IN



From Wikipedia/ CC BY 4.0, cropped.

# 介於世界之間的孩童

- 溫尼考特沒有明確指向靈魂或孩童的象徵，但他提到「真我」（true self）的概念，他說是「所有關於生命力的大大小小經驗都匯聚於此」（1960a: 148）；
- 「每個人的中心都有無法觸及的元素，而這是神聖且最值得保存的部分。」（1963a: 187）
- 當孩子的生命出現創傷，最悲慘的結果之一就是過渡空間關閉。**靈魂不再出現在介於世界之間。**



Illustration from  
Hans Andersen's  
fairy tales.  
Robinson, W. Heath,  
1913.

## 由原型而來的 自我保護系統的兩極



他們邂逅了「聖祕」的積極面，那可能是一股「聲音」或一個「形體」，在極度需要的時刻出現，像守護天使般救他們一命，並賜予他們一股內在安定感，這是任何外界人類都不曾給予的。



也是折磨個案的黑暗人物。



# 「原魔」 ( daimonic ) 的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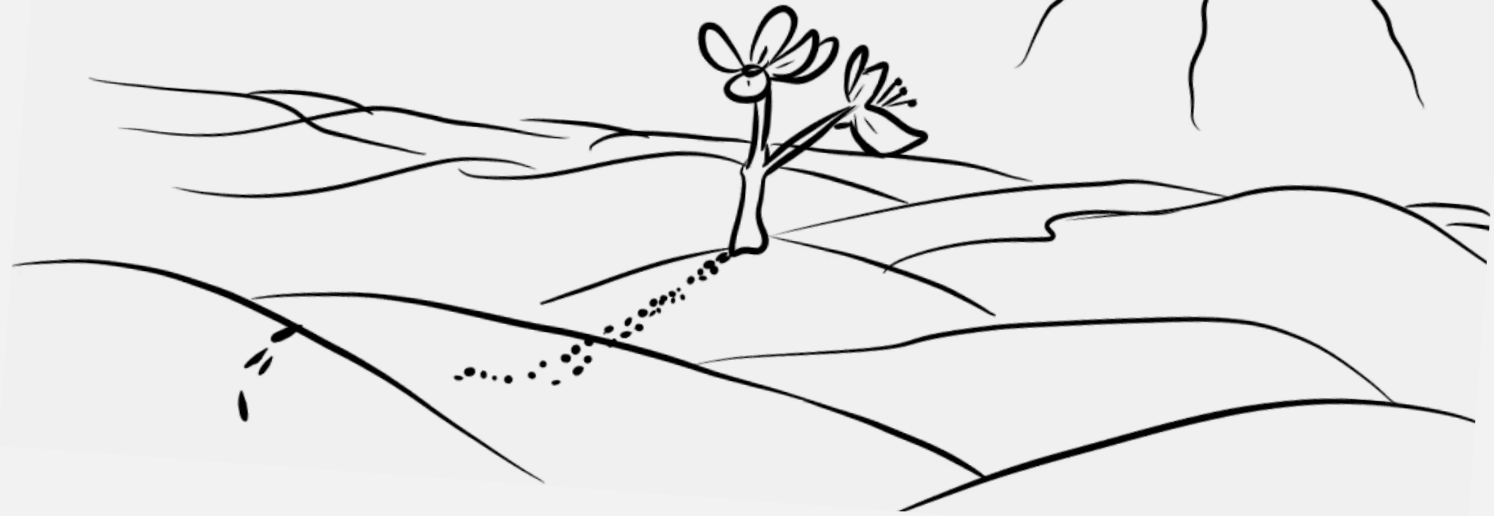
- 一詞來自 daimai 一字，意謂「分開」。
- 原指意識呈現分歧的片刻，例如說溜嘴、不專注，或是其他我們稱之為「潛意識」的東西露出痕跡的狀況（馮·法蘭茲〔von Franz〕，1980）
- 如同免疫系統會遭到矇騙，而去攻擊它所保護的生命（自體免疫疾病），自我照護系統也可能會轉變為「自我毀滅系統」，這個系統會將內在在世界轉變為迫害和自我攻擊的夢魘。



## 原型防禦機轉 缺乏現實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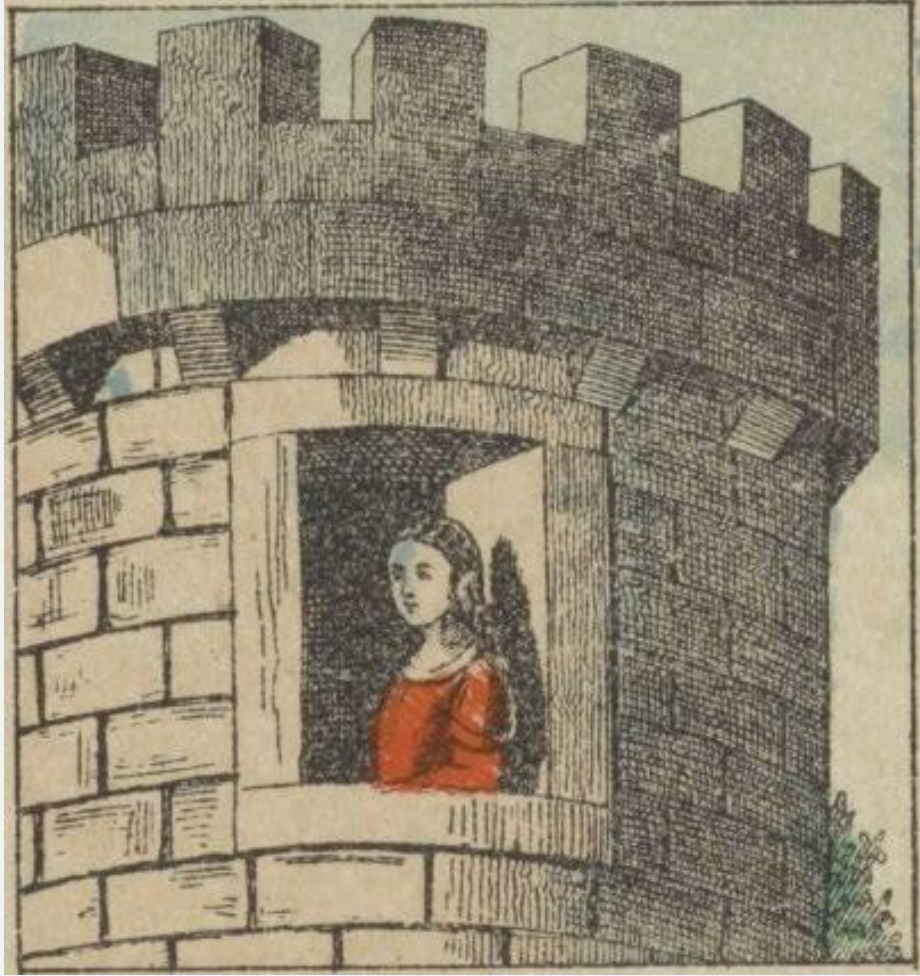
原始防禦機轉不會在孩子的成長中增進對現實危險的認識，它以創傷發生當時的覺察層次，在意識的魔幻層次運作。





**生活中每一個新的契機都被誤認為是再次受傷的危險威脅，  
而因此遭到攻擊。**

# 原魔



Rapunzel (eene soort salade), opvolgers Charles Burckhardt, ca. 1889 - ca. 1906.



保護個人不再受可能的  
外在傷害，  
外在是危險的。

去掉所有可能改變成長的機會

# 原魔（保護與迫害者） 與 內在好壞小孩



Illustration of "Hansel and Gretel" by Paul Hey from German Fairy Tales, 1939.

- 「搭檔」（tandem）（希爾曼，1983）地那樣互相搭配。
- 這個人物通常不會單獨出現，而會與一個內在小孩或其他某種更加無助脆弱的「夥伴」聯袂存在。
- 同樣地，這個內在「小孩」也有雙重面向，有時很「壞」，可說是「該當」受迫害，有時又很「好」，會獲得保護。
- 所以共有四種組合。



# 案例一

我和一群媽媽與小孩逛一家新的寵物店，不知怎地，這家店是鎮上老舊藥房的一部分。我順著一排排走道走，兩旁籠子裡關著小狗，我突然停下腳步，全身僵住。有個嬰兒在籠子裡！太可怕了！這個嬰兒有巨大的棕色眼睛和棕色頭髮，盯著我看……他看起來好傷心！接著，他像胎兒般身體蜷曲。好可憐的嬰兒！我心情很糟，於是離開店去做我的事，試著不去想這件事。我向其他媽媽們表達我的憤怒，但沒有信心就這樣帶著感覺去質問店主，即使我很想這麼做。



Illustration from Pixab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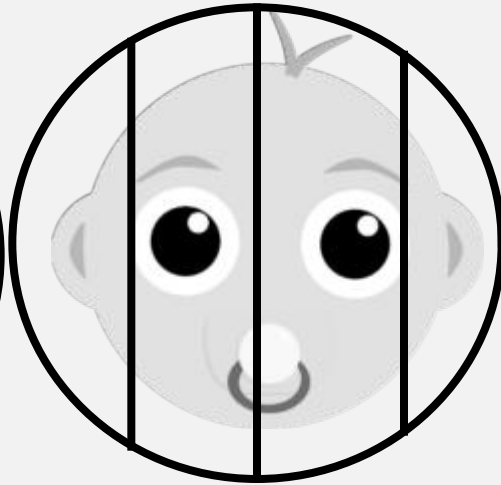
# 夢中象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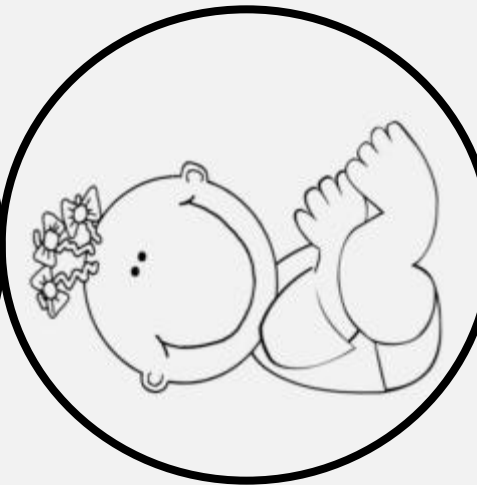
老舊藥房



籠子



嬰兒在籠子裡



像胎兒般  
身體蜷曲



憤怒，但沒有信心  
就這樣帶著感覺  
去質問店主

# 兒童可能的意義：正向、負向及創傷

心理夠強壯到夢見  
他/她，再度體驗  
創傷的痛苦

被拯救的小孩

受傷的小孩

拯救行動

創傷內涵

孩子年紀逐漸變小

夢主與孩子之間的  
關係

孩子就是夢主本人：  
失落的童年

# 夢中小孩協助 創傷的新領悟

- 當她還是個小女孩時，她沒能體認到那個創傷
- 這領悟並沒有使她「感覺」較好，但使她強烈的痛苦有了新的意義。
- 若沒正向支持，哀悼工作非常令創傷患者感到羞辱。





# 解離與防禦系統의 黑暗面： 以《神曲》為例闡述

導讀：洪素珍

# 地獄與高塔都有兩種苦

- 以解離來防衛而造成個體之苦：重複不斷的苦稱為「精神官能症的受苦」。
- 下降與返回的整合之路之苦：個體化所必須承受的真實受苦有所區別。



# 榮格〈心理治療與生命哲學〉

( Psychotherapy and a Philosophy of Life )

佛洛伊德與榮格將這種榮格在論文〈心理治療與生命哲學〉( Psychotherapy and a Philosophy of Life ) 中清楚說明這兩種苦 ( 1943: 81 ) : 心理治療的主要目標並不是將個案帶入不可能的快樂狀態，而是幫助他在面對受苦時得到堅定不移與帶有哲思的耐性。生命要求完滿、在喜悅與悲傷之間達到平衡，可是因為受苦勢必讓人不愉快，人們自然寧願不去思考到底人要經歷多少害怕及悲傷。因此，他們談進步、論極致快樂來安撫自己，卻忘了，如果苦沒有得到滿足，快樂是有毒的。在精神官能症狀背後，往往隱藏著個案不願意承受的所有自然且必要的苦。



# 整合的恐怖

整合或「整體性」(wholeness) 起初感覺像是他們所能想像的最糟的事

# 什麼比死亡還驚恐？ 灰飛湮滅的「**解體焦慮**」

- 當原型能量沒能成功人格化，而孩子被扔給壞媽媽及好媽媽的原型隨意擺布，就導致了「不可思議」程度的焦慮發生。
- 柯赫稱這種焦慮為「**解體焦慮**」（disintegration anxiety）
- 為防止這種人格徹底毀滅，一種原型的「力量」趕來救援了。
- 這個原型力量代表著一套自我照護防禦系統，比起較尋常層次的自我防禦機轉，這個原型力量古老得多且破壞性大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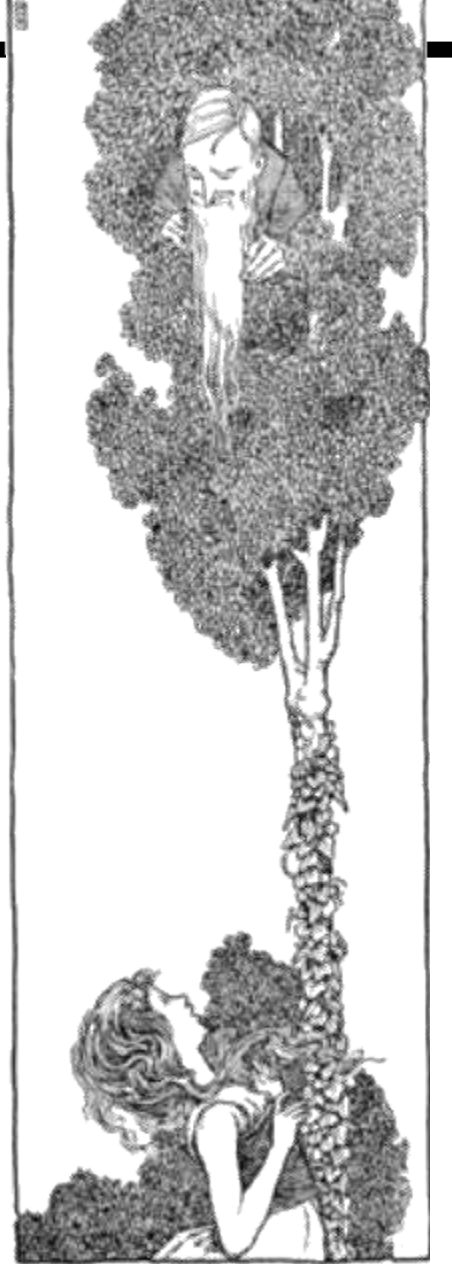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from *The water-babies: a fairy tale for a land-baby*, 191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洪素珍導讀《創傷與靈魂》系列—第3堂



# 古老的攻擊性

嬰孩耶穌與大希律王

嬰孩宙斯與噬童的克羅諾斯

柏修斯與憤怒的阿克里西俄斯王



# 關於三則故事中攻擊這個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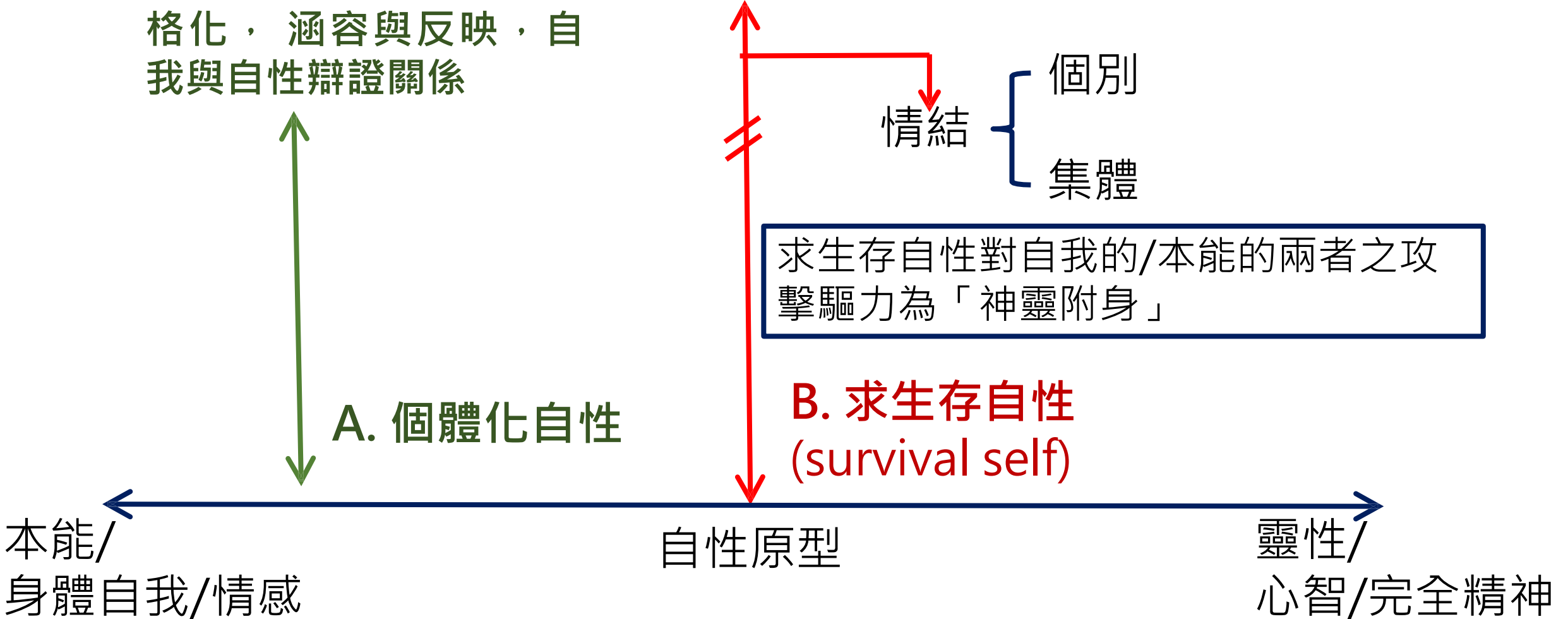
- 到「生於兩個世界之間」（半人半神）的孩童，皆成為「舊有秩序」（國王或最專制獨裁的父權形式）的威脅，這種舊有秩序，代表著我所稱之自我照護系統的毀滅力，也代表這個系統因受防禦心、恐懼和嫉羨所駕御，而排拒新生命。
- 有個雙重命運（神性與人性）的孩童，誕生於兩個世界之間，生命受世俗自我權威的既有力量所威脅。
- 在這些神話中，都必須啟動防禦來保護神聖孩童，而這些防禦都具原魔（daimonic）性質。



# 創傷造成的攻擊的向度： 自性原型自體攻擊及自性原型攻擊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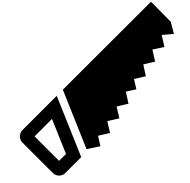
自我發展完整：父母的投射性認同歷程，人格化，涵容與反映，自我與自性辯證關係

**自我受創**：自我是暫時、脆弱、求生存、時時焦慮，恐懼原初創傷狀態回來。失去自我與自性的辯證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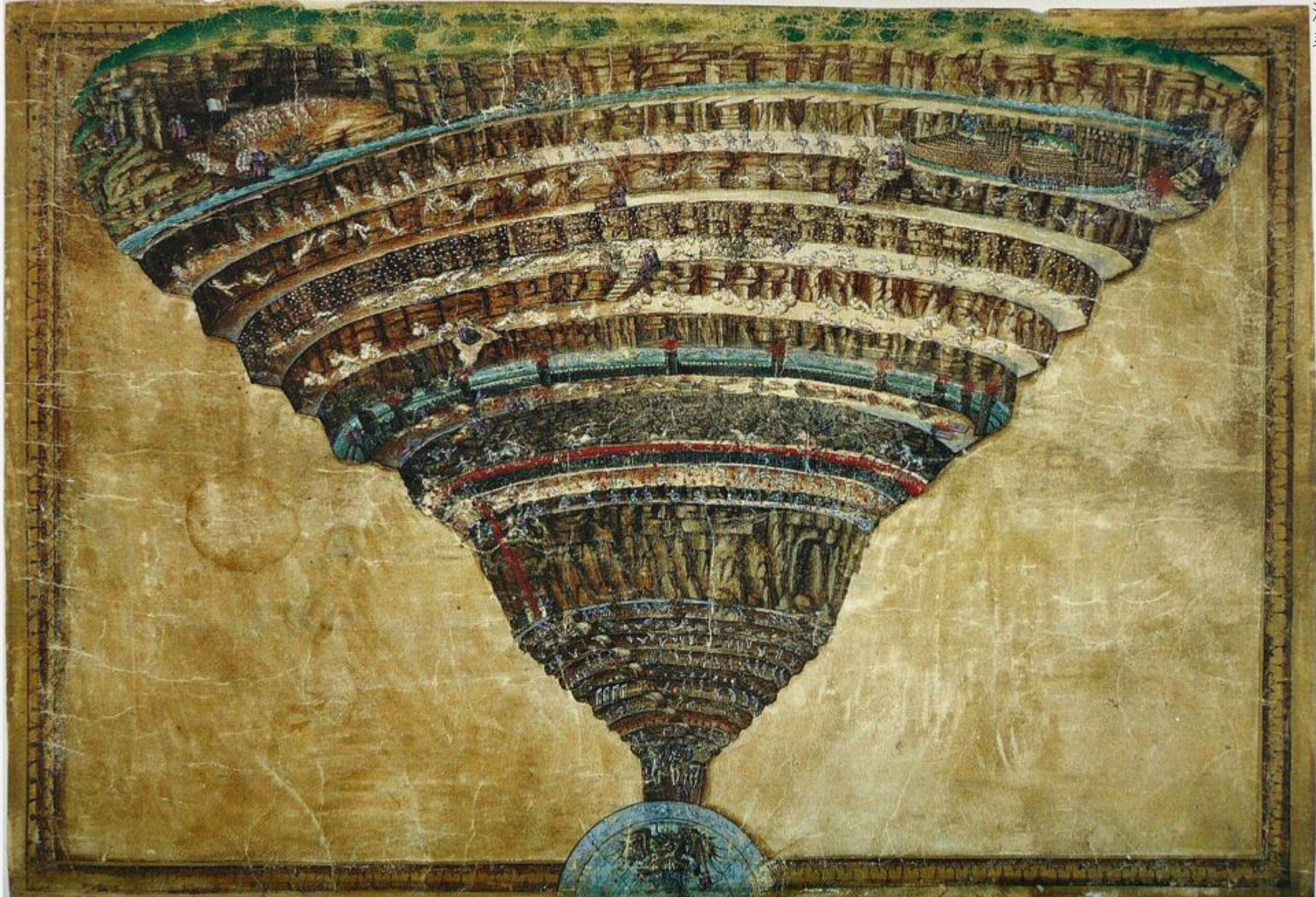
# 自性原型自體攻擊及自性原型攻擊自我： 原魔的國度之開展

- 1) 一端(靈性/心智)攻擊/附身 另一端(本能/身體自我)。
- 2) 激起暴裂情感。解離與破壞整合
- 3) 原初經驗沒有客體調整(人格化失敗)
  - 沒有意象，沒有意義
  - 幻想能力被破壞，情感無法取得象徵化的心理表徵
  - 經驗退化到僅存身體知覺或空無的心像。



# 無法人格化的 負向自性的自我攻擊

- 受創的孩子在客體世界經歷了無可容忍的經驗，自性較負面的一面無法人格化，而維持了古老的原型。
- 內在世界持續受著一個邪惡冷酷的形體威脅。
- 攻擊性、毀滅性的能量通常可以運用於適應現實，以及對有害的非自體客體（not-self objects）做健康的防衛，此時卻轉過頭來攻擊內在世界。
- 這導致在外在的迫害行動停止之後很長的時間，內在客體仍持續施虐並製造創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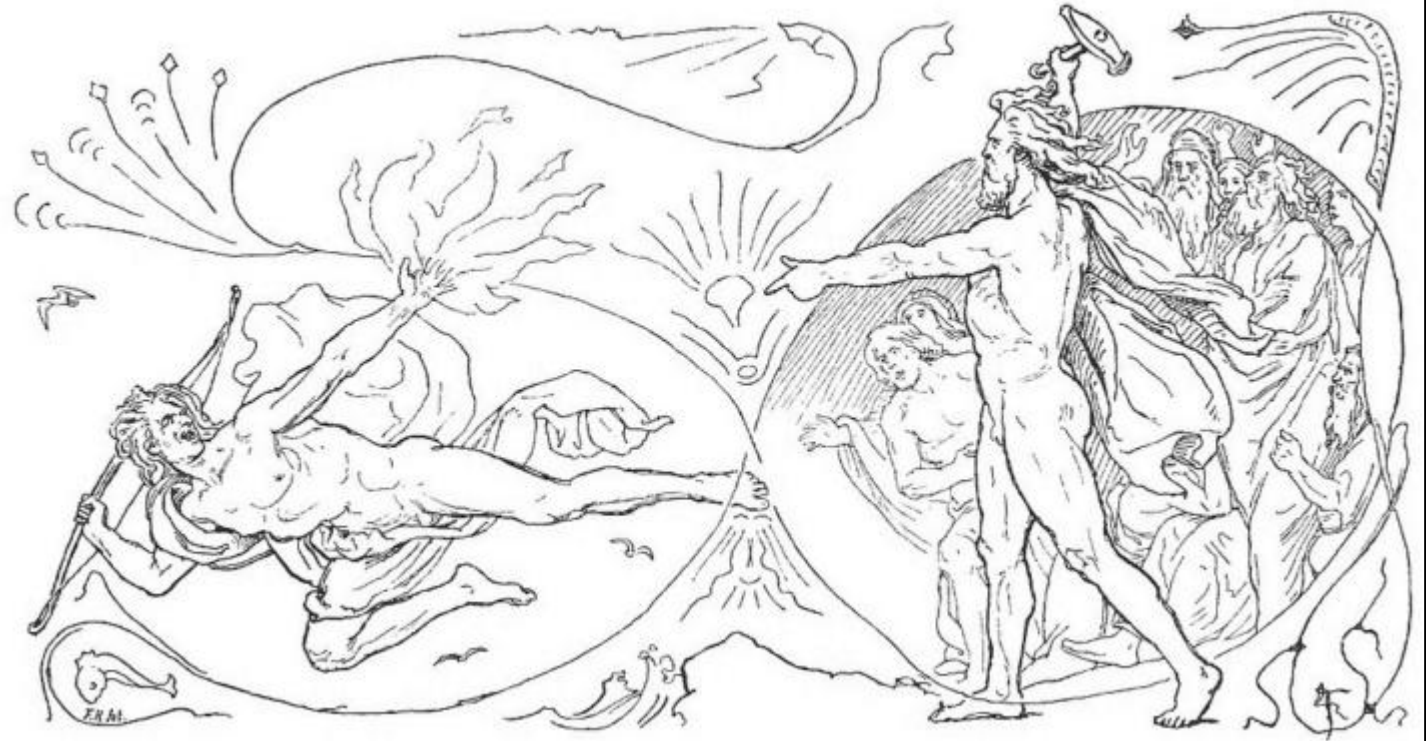
Sandro Botticelli - La Carte de l'Enfer,  
from wikipedia

但丁在《神曲》中所描寫的地獄。



# 原型自我保護系統與Dis

# 狄斯 ( Dis )



狄斯 ( Dis )，於但丁的《神曲》和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中出現，是指「死者之城」，存在於地獄的第6圈，外牆由墮天使守衛。在《神曲》中，狄斯同時是撒旦的名稱以及他的領土。

# 精神分析、榮格理論及其他理論中的狄斯

- 佛洛伊德 ( 1920: 35 ) : 死之本能的人格化 ;
- 在克萊恩 ( Melanie Klein, 1952 ) 兒童對乳房的噬食及施虐衝動 , 同時也是「死亡本能」的衍生物 ;
- 比昂 ( Bion, 1959 ) : 「攻擊連結」的人格化 , 破壞性的超我部分 ;
- 在晚期論述中 , 內在的「神」, 對於獲取情緒經驗的知識是帶有敵意的 , 那是對「在 O 得到轉化」的敵意 ( 1970: 112 ) ;
- 溫尼考特 ( 1964 ) 針對早年創傷的「原初防禦」 ( primitive defense ) ;
- 在費爾本 ( 1981 ) : 狄斯被認為是無意識的「內在破壞者」 ( Internal Saboteur ) , 對退行性「原慾自我」 ( libidinal ego ) 所產生的「天真」剩餘物進行攻擊 , 目的是讓心靈倖存成為可能。



# 榮格

- 可能把狄斯視為瓦解效應（disintegrative effect）的人格化，從無意識集體層次浮現的自動化破碎系統，會在心緒混亂時占據自我：它們是破碎性的心靈系統，若不是自動出現在欣喜若狂的狀態下並喚起強大的印象及效果，就是出現在心緒混亂的時候，以妄想及幻覺的形式固著，最後的結果就是破壞人格的統一。（1962: para. 47）
- 是集體的陰影或是「自性的黑暗面」，未獲整合的施虐性（1952）

# 但丁的歷程

- 不情願下降：上層地獄邊境的靈薄獄（Limbo）開始
- 持續下降：靈薄獄
- 更進一步下到第四圈
- 外掛到狄斯之門的天使
- 繼續下降至第八圈：遭逢狄斯

# 靈薄獄



但丁偉大詩篇的前三分之一，地獄的架構，提供了一個虛擬的無意識受苦形貌，從上層地獄邊境的靈薄獄（Limbo）開始，當中的囚靈是無辜的，受的苦也較輕微，往下層層延伸就像是漏斗一般，逐層增加的罪業、暴行以及痛苦，直到抵達地球正中心的「深坑」，此地是偉大的狄斯居住的處所，四周圍繞著烈焰與寒冰。

# 靈薄獄

- 在一個特定的高牆城堡內就是靈薄獄，一個充滿無止無盡悲哀的世界，不是地獄低層區的淒厲痛苦聲，而是無望的嘆息聲。
- 在靈薄獄的無辜者，包括正直的先祖及天真的孩童都承受著慢性悲慘。
- 靈薄獄（拉丁語：limbus；英語：limbo），解作「地獄的邊緣」。根據天主教神學家解釋，靈薄獄是用來安置耶穌基督出生前逝去的好人和耶穌基督出生後從未接觸過福音之逝者。另外，靈薄獄安置了未受洗禮而夭折的嬰兒靈魂（包括未成形的）。



Illustration in *The water-babies: a fairy tale for a land-baby*, 191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不情願地下降

- 憂鬱的但丁迷失於森林中。
- 想上升到附近的山丘，山丘頂端因為天上的陽光而閃耀但是路封住了，而他的道路被拉向地底深處。
- 維吉爾（Virgil）出現並向他解釋（如同好的嚮導或是心理治療師），假若他真的想要療癒憂鬱狀態，就必須往下進入地獄，**目的在於更加覺知那些已然解離的心靈痛苦。**

# 靈薄獄與自我照護系統

不需操煩那些與內在及 / 或外在世界實際接觸的急性受苦。當我們想起自我照護系統算是「忙於」將自體的脆弱核心阻隔在更多的痛苦之外，就可以理解這一層地獄存在的原型「理由」，這裡的痛苦是可以承受的，這裡的天真得到保護而免於經驗受苦。

圖片來自心靈工坊·《創傷與靈魂》第三章

Engraving by Gustave Doré, Dante Alighieri's Divina Commedia - Inferno - I Chant .Cropped.



洪素珍導讀《創傷與靈魂》系列一第3堂

# 雄偉威嚴的One 與拯救



- 他問維吉爾在地獄邊境的無辜孩童。曾有人離開這個封鎖的區域，維吉爾回答：我剛來這裡的時候，看見雄偉威嚴的合一（One）前來，頭上戴的是勝利之冠……他帶走了偉大的始祖（亞當）的靈魂，還有正直的亞伯、建造方舟的諾亞、摩西……大衛王、亞伯拉罕拉結……以及其他許多獲他蒙選的；這些人得到他的福庇，我要你知道，在那之前從來沒有一個人類靈魂曾經見過救贖。（1978: 92-3）

# 「基督降陰間」



Christ's Descent into Limbo by Jacopo Bellini from Wikimedia, 1460.

- 基督在死於十字架到復活的這段時間，下降進入靈薄獄。在突破了地獄之門，與狄斯拚搏三日之後，他拯救了亞當的靈魂、其他正直先祖，以及在基督降生之前出生的嬰兒。
- 這些無辜的靈魂不應受地獄烈焰的極致折磨（「感官之苦」），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繼承了亞當的原罪，同時錯失受浸禮，必須遭受較輕微的「失去之苦」（無法直接領受上帝的屬天福樂）。
- 這樣的「失去」是一種永恆的無望以及與上帝的疏離，切斷了自我 - 自性軸，排除了潛在的空間，封存了天真無辜，是希望的失去，既不是活的也不是死的。

# 靈薄獄與心理治療中的卡住

- 無法找到內在的活力根源。
- 在這種疏離及絕望的狀態下，源於兒童期自發性自體遭受滋養環境的創傷/拒絕
- 費爾本：「孩童的母親沒能透過自發的真誠情感表現讓孩子相信，她愛他只因為他是他」（1981: 13）。
- 感覺是不完全真實的，也無法全心全意的承諾任何事或任何人，總是遊走在邊緣，似乎過著暫時性的人生（provisional life）。
- 意識到自己從來都無法感覺「融入」、沒有「歸屬」，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家」。



# 封存如何轉化： 下降、連結與再返回

- 但丁的故事指出，當由狄斯監管的靈薄獄監牢與上層世界的自我意識有了接觸之後，封存狀態才會轉化。
- 「超越功能」（transcendent function），或是艾丁哲（Edward Edinger）所描述的自我——自性軸的回歸。

# 前進入地獄，折磨隨之開展

- 當詩人們穿越邪淫者、貪婪者、揮霍者以及憤怒者，他們經過各式折磨的幽暗處。罪人們受到凍雨的擊打、猛獸爪牙的撕扯，其他人則在冥河斯提克斯（River Styx）那漆黑黏稠的水流中打滾，承受無止盡的折磨。
- 在第四及第五圈之後，旅行者與嚮導終於越過冥河斯提克斯，抵達狄斯的大門前。城門由那些跟隨路西法從天堂墜落的墮落天使們看守，維吉爾試圖與他們交易，但是他們拒他於門外，這兩個詩人無法繼續向前進，必須**等待神聖的幫助**。
- 接著復仇三女神（furies）出現，威脅要在兩個詩人面前解開梅杜莎（Medusa）的枷鎖，維吉爾將但丁的眼睛蒙住，如此一來他就不會化成石頭。

# 繼續下降：遭逢狄斯

- 在天堂使者的幫助下，詩人們進入狄斯之城，發現自己身處大平原，上頭覆蓋著受焚炙的異教徒墳墓，他們的幽靈從墓地中升起逼近。在第七圈，他們發現暴行罪人在自身的血泊中沸煮，其他人則是承受電擊燒殺。
- 在第八圈，「播種分裂者」被砍頭（參見圖3.9），無處不是分裂及肢解的意象。
- 最後，詩人們抵達第九圈，下降進入地坑與冰封的柯期圖斯湖（Lake of Cocytus），叛徒的靈魂冰封在裡面。柯期圖斯是「川」，是第四大冥河。
- 因此，在地獄各層的底下、在烈焰之下、在失落的靈魂，以及失落的城市中心所展現的，是永恆冰凍的寂靜與僵固。

# 在他們遭逢狄斯當時，但丁驚呼：

- 我以為我見到一個幽暗不祥的巨大物體出現，馬上退到我的嚮導後方以避開強風……我站立（帶著驚懼寫下這些）在那，那幽暗不祥之物，被罩在冰凍層下，透過寒冰閃著微光，就好像是玻璃中的麥稈……當我們走了如此長遠一段路，我親愛的導師似乎覺得是時候了，該讓我看源自上帝那曾經最美的生物。他向後退要我駐足停下，還說：「看著，這就是狄斯！在這裡，你必須堅忍守住靈魂。」（1978: 285）
- 但丁回應：
- 我當時感到何等寒冷，因為害怕而何等無力。別問我了，讀者，我不應該浪費氣力告訴你文字難以表達的這一切。這並非生命，但也不是死亡。如果你夠聰明，就會知道當兩者慘遭剝奪時，那會是怎樣的情況，讓想像支持你的信心。（1978: 285）

# 詩人們最後的任務

- 從旅程中的這個無底深淵，詩人們有著最後的任務：必須沿著狄斯那嚇人的軀體攀爬，通過大腿間，進入地球最下面的中心。從那裡，道路引領向上，他們上升進入一個岩洞中，循著忘川（stream of Lethe）的帶領走出，抵達煉獄山之島，在他們主動經驗煉獄的苦難之後，他們得以重拾原先在進入地獄時所「放下」的希望。
- 他們現在已經從那個將苦轉為暴行的「神」得到釋放，發現自己身處在將暴行化為苦的「神」管轄區。



Duccio di Buoninsegna-Der Abstieg Christi in den Limbus, 1308-1311. From wikimedia.



# 創傷、轉化與超越： 臨床案例解析

導讀：洪素珍



# 第一種苦： 全能防禦結構

- 將原型排空，成為全能防禦結構（defensive structure），因此阻隔了任何自我與自性之間有效的對話。
- 榮格所說「承受上帝苦難」的痛苦歷程。
- 夢的意象包括了戲劇性的自願犧牲，亦即夢的自我放棄了它的英雄角色並向「死亡」屈服——有時候為了一個需要拯救的迷失孩子而犧牲自己。

# 第二種苦

- 幫助內在情感風暴具體體現（embody）、人格化，並加以整合時，我們逐漸了解到，在這樣的奮鬥中我們都不孤單。
- 個案心靈深處的某些東西（同樣存在於我們之間的空間）似乎同樣慶祝著整合的時刻。

Illustration from "Minnikin" in *The Red Fairy Book*, 1890.



# 受創的童年與防衛：第一階段

## 故事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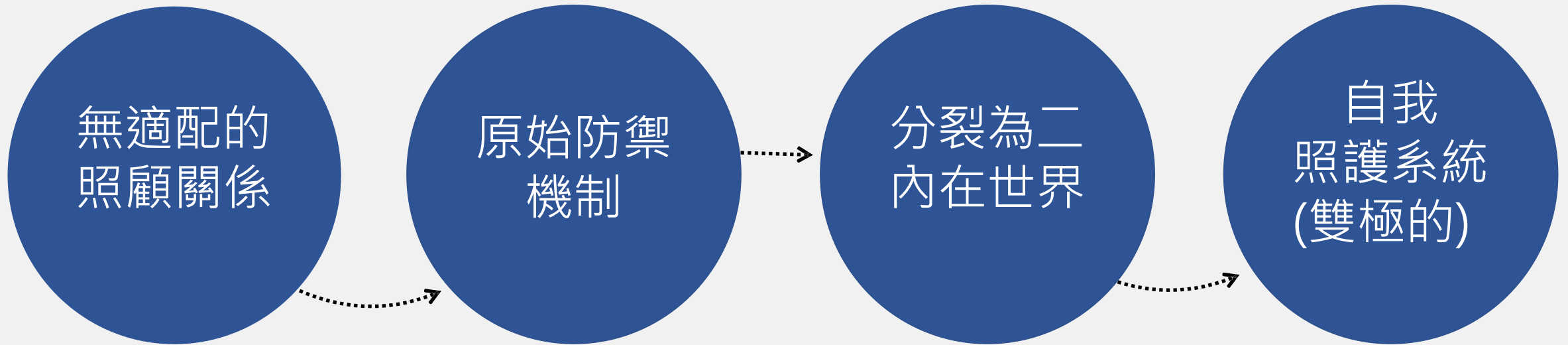
Illustrations of *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 1882.



Illustrations from *Aardige sprookjes*, 1890s.



# 無法被涵容的幼年



## 無法適配的照顧關係：

心靈必須不惜一切的代價避免崩潰，因此原始防禦機制會關閉自我的能力，而這個能力可以承載難以承受的痛苦感受和憂鬱焦慮。

內在世界因此一分為二：一方面是宏大的全能（原型）防禦結構，另一方面是侵略性地迫害（同時保護）一個受害、受羞辱、受傷的「無辜」孩童自體（child-self），目的是為了讓孩童自體能「留在」裡面，也就是阻止它直接參與生活。

- ◆ 雙極的結構為自我照護系統（self-care system），既是嬰兒式的也是誇大膨脹的，既是神聖的孩童也是神聖的守護者、是軟弱的也是強大的、是男性也是女性、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



# 無法人格化的自戀 形成自我保護系統

- 失去了在愛的關係中產生自尊的正常管道，他現在是由他對「神聖」能量的英雄認同中獲得自尊。
- 典型的自戀：透過榮格學派理論的視角，這是自我照護系統為靈魂在創傷中倖存所提供的一種方式，儘管是以犧牲自我的彈性與穩定的自尊調節為代價。
- 透過這種方式，創傷使我們成為「神的兒女」，並讓我們終生為了重新成為人而奮鬥。倘若要完全恢復健康，這個原型認同最終需要被犧牲。



# 治療起始點：兩種苦的交錯 「入此門者，揚棄一切希望」

- 為了重拾希望，但丁必須進入自身的絕望境域。
- 被遺棄的孩童在狄斯的系統中之所以能夠存活，部分原因就是虛假的希望，終究是要徹底揚棄，為的是拯救孩童的靈魂，孩童的生命力核心。
- **靈薄獄與現實生活體驗同時的存在。**

Illustration by Walter Crane from *Household stori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Bros. Grimm, 1882.



# 必須覺知自己在做什麼， 去見證它！

- 要重新面對這難以承受的痛苦境域，必須緩慢前進，一次只進入一層。如果但丁直接跌入地獄深坑，對他沒有任何好處。一部分的他必須覺知自己在做什麼，去見證它。
- 發展出見證的意識，首先是治療師承載著，接著慢慢的由個案接手。
- 經驗真正的苦。



# 創造過渡空間：羞愧于自己情感的需要

## 黑暗與治療關係的修復

- 『通常是我挑戰她用「成熟」，來保護自己，不讓她內在真實的感受到傷害——她覺得自己永遠是殘缺、無趣或病態的。』
- 殘暴負面聲音，是無法聽清楚的，因為這些聲音與她的自我共鳴。
- 遲到、分心了……沉默，都會引發恐懼，她會將惡魔投射出來。
- 「受夠她了」、「因為無聊而結束治療」
- 處理並修復撕裂的治療關係，在她觀測的自我和內在詮釋「系統」之間，開展出一個空間，這個空間為她的悲傷留了餘地。



# 經驗到依賴的羞愧與 自我保護系統的激烈反攻



Illustration from *The Green Fairy Book* by Andrew Lang, 1902.

- 他能夠在治療過程中「失望」，以及經驗更多感受，這些感受明顯讓他像一個男孩般感到非常羞愧。
- 夢境主題之一是常常是迷失的孩子。例如：  
「我走進一個黑暗的房間。在樓上的閣樓中，我聽到小孩的聲音喊著「救救我！」似乎沒有任何方法能進入閣樓。我能聽到他或她的身體被拖過地板的聲音。這個人被擊敗了、絕望、孤獨又孤立。」

# 反抗防禦與保護： 從哭到不哭

- 他想要從我這裡得到「更多」，但卻又不敢開口。他以為我也許會厭惡他的眼淚。



# 反抗防禦與保護： 從哭到不哭

「如果有人責備我，我就會哭，這總是讓我非常無地自容。我父親會告訴我不要表現得像個娘娘腔，我還會再哭一陣子，但後來就不哭了，我拒絕再這樣了。我讓傷痛成為祕密，堅強地面對痛苦。五歲之前我拒絕與他們說話，他們以為我有自閉症。我想我是在保護某些他們無法從我身上奪走的東西。當你年紀還小的時候，你擁有的唯一力量就是拒絕滿足那些迫害你的人。」



# 內在意志的競賽與陰性力量的出現

- 我參與了一場軍事入侵，對象是阿富汗這樣的國家，人們相互射擊。接著場景轉換到一間擠滿人的教堂，正進行一場審判。一個當地的戰士因為想殺我而接受審判，他與他的辯護律師站在前面。在某個時刻我起身走向他，當下非常安靜……這是多麼發自內心的時刻啊。我們望向彼此的眼睛，我覺得自己很強大，……。



Illustration from a 1907 Hungarian book on folklore.



Image by Lena London from <https://www.supercoloring.com/>, CC BY-SA 4.0

# 內在意志的競賽與陰性力量的出現

- 她大叫：「你絕對不能破壞休戰協議！……今天早上你才哭著告訴我說你不想死，你知道這個男人掌握著你的生死大權，但現在已經沒有希望了。」。我最後一次望向這個男人的眼睛，看看他是否仍堅持拒絕請求原諒，然後坐回我的位子上。我覺得我的地位很強大。他無法放下他的驕傲。



# 狄斯與攻擊性

一再遭受侵犯的孩童會積累排山倒海的**憤怒**，卻又無法對侵害者表達出來。這份攻擊會轉而朝向內在的世界，這個孩子會重複感受到內在的需要，但這股需要必須不斷被壓抑下來。當受到防禦系統的控制，這些攻擊的能量就會轉化成巨大事物，結果就是狄斯。

# 驕傲、憤怒與 哀傷工作的來回

- 我在科羅拉多州，有一種發生什麼災難的感覺，所以我乘著懸掛式滑翔翼飛到山谷上空查看。如同我感覺到的，我看見土石流淹沒了整個城鎮，城鎮毀了，裡面的人也毀了。我回到電報局發了一則訊息給鎮上的好友羅尼，想問他是否安好……雖然我知道他不可能沒事。電報員把我帶到後面的房間，我在電視上看到災難的細節，悲痛欲絕、痛哭不已。我離開辦公室，到一個圓頂狀的冥想中心。我覺得非常孤單與孤獨，身邊沒有朋友讓我難以忍受！

# 哀悼：狄斯與惡魔憂鬱

- 真的愛某個人，就是冒著失去他們的風險，正因為我們活在不安全且不可預期的世界，死亡、分離及拋棄是無時無刻存在的現實。
- 狄斯所不允許的脆弱，因為愛導致孩童生命早年那些無法承受的失去。
- 因此，狄斯創造出一個「地窖」，囚禁著生命火花及無辜脆弱。他是靈魂「被出賣」的魔鬼，目的是讓一個虛假的或是部分生命能夠繼續下去。
- 〈哀傷與抑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1917）**哀悼**那已然失去的愛的客體。



# 自性與靈魂之路

## 失而復得的神聖男孩

- 我們在一間很大的飯店裡。我是這個孩子的保鏢，這個孩子看起來似乎很神聖，或說很特別，幾乎就像是基督之子，就在隔壁的房間。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孩子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能感覺到邪惡之人的存在，某個為了這個孩子而來的人，而且非常靠近。我警戒起來……警報響起了！
- 「邪惡者」引爆的爆炸隨之而來，我跑進孩子的房間，他大概五到七歲，爆炸地點是他隔壁的房間。孩子處於驚嚇中，我認出他知道他是誰了……他生活的畫面在我眼前一閃而過（我唯一能記起的畫面是這個金髮男孩在學校天真地捲著翹起的頭髮）。我在男孩的旁邊坐下，知道這場爆炸僅是為了戲弄他。如果他們真的想殺了這個孩子，早就動手。



# 陰性必死：女孩犧牲自己拯救了這個男孩

- 我也知道，在隔壁的爆炸殘骸中，他們會發現一個認識這孩子的女孩，身軀已摧毀、肢解，在爆炸中喪生了。他們為了找到這個男孩而折磨她，但是（他們知道）爆炸會掩蓋一切的蹤跡。
- 女孩犧牲自己拯救了這個男孩。我開始搖晃著這個男孩，「你是誰？」我大喊著，「你知道你是誰嗎？」他的眼睛眨也不眨，接著開始翻白眼。我愈來愈生氣，將他打倒在地，看見他臉上露出一抹微笑。也許我已經和他對上眼了，但他卻不願意看我。我非常挫折，離開了房間，無助地嚎啕大哭。
- 最後，我想將這個夢告訴樓上的一個男人。一個女人指引我將整個故事告訴那個男人。我感到寬慰，但卻感覺我卡住了……像是遭到雷擊或失憶了一般……我不記得男孩的故事。我想我也許該為他所發生過的事情回去，但我如果回去了，可能永遠無法逃離「邪惡者」。我覺得必須趕快叫醒自己。

# 羞辱：哀傷是愛的一部分， 愛也是哀傷的一部分。

- 我走進一間玩具店，發現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女人在一起。我開玩笑地撿起一把刀扔向那個男孩。他轉過身來，憤怒地將刀扔向我。他跑出去拿他的碗，我開玩笑地拿了一把燕麥片扔進他的碗中。就在他快要氣爆又無助地打碎它的那一刻，我心碎了，因為我發現這是男孩唯一所有的東西。他是個無家可歸的孤兒，更糟糕的是，他竟然是我的兒子！我讓他沒有了退路。我感到非常羞愧，無法控制地哭著醒來。



# 有了容納悲傷的空間

「我內心有滿滿的悲傷，但自上星期之後，我的內心有了可以容納悲傷的空間。我過去常常屏住呼吸、封閉自己的感受，但這個星期浸泡在淚水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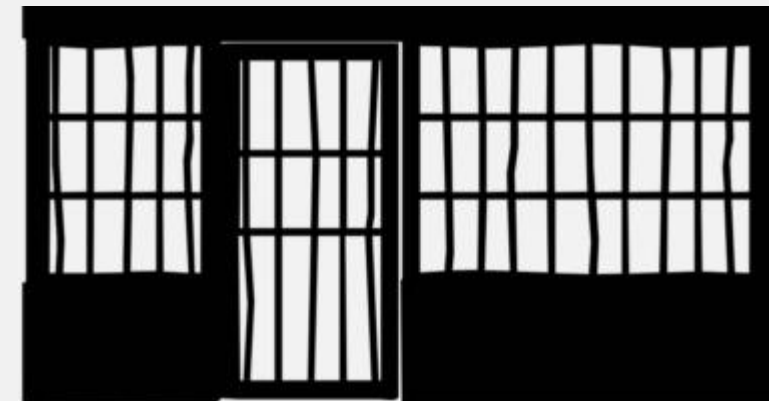


# 失而復得的陰性特質

- 一個小女孩被抓了，我去找她，但卻被綁架她的男人們逮到了。他們把我關進有著鋼製地板的小牢房裡，在我全身貼滿電極貼片。牢房的地板就是導體，他們一打開電源，電擊就會通過我全身。我尖叫、扭動著身體。他們終於拿掉了電擊片。隔壁牢房中的人告訴我，唯一逃離這裡的人，可以跳躍、翻過牢房的牆壁。當那些男人帶著更多電極貼片回來時，我清除了牆上的電線，逃進城裡，與小女孩的母親見面。我們正在說話，她對我說——在這個充滿無法置信的愛的地方，我要多關心那個小女孩，才可能經歷所有的痛苦，我說好。我不懂為什麼沒有人看見市中心這座酷刑密室？明明這麼明顯，沒人看見它。



Illustration from Pixabay



# 狄斯與實體化： 與身體的記憶工作



要理解過往的創傷及其防衛會註記在當下的生理狀態，像是呼吸、姿態、肌肉張力和目光轉移等，而不是在較高的皮質區，在皮質區可以透過外顯記憶的方式重新找回（參見 Schore，2003a，2003b）。透過找尋方法與這些以身體為基準的內隱記憶直接工作，我們幫助個案更加覺知自身的內在感覺及感知。

# 身體、陰性特質與性

- 我與兩、三個看起來似乎在販賣女奴的黑人在一起。他們描述的輕女子既性感又擅長讓人銷魂的口交。我很好奇，也很興奮。一位處於青春前期階段的女孩走了進來，發育完全但包著尿布！我陷入了可怕的衝突中。她看起來性感誘人，但我可以感受到她的脆弱和痛苦。我決定不放縱自己的快樂，而是回應她的痛苦。我用大毛巾將她包裹起來，抱著她、搖著她，直到她感覺好一些為止。

# 激烈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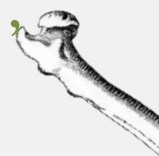


## 與攻擊力量的新關係，與憤怒的交鋒

- 我被這股邪惡力量追趕，奮力逃跑。我使用了許多身分和名字，卻無法逃脫。現在我與那個逃跑的家伙分開了……就好像我遇見了我的替身一樣。我同情他所遇到的困境……我希望他能有更充實的人生。我們談話的時候，我對他充滿同情。接著場景改變，知道為什麼，透過這種同情，我們再次成為一體，我成為逃跑中的人，但我現在知道要回到最初開始逃跑的地方——尋找它的源頭。我進入一個有許多建築物的大院子裡。我走向指揮這一切的中央總部。我開始感到焦慮，就好像我正走進獅子的巢穴一般！周圍全是電腦、電路板和巨大的檔案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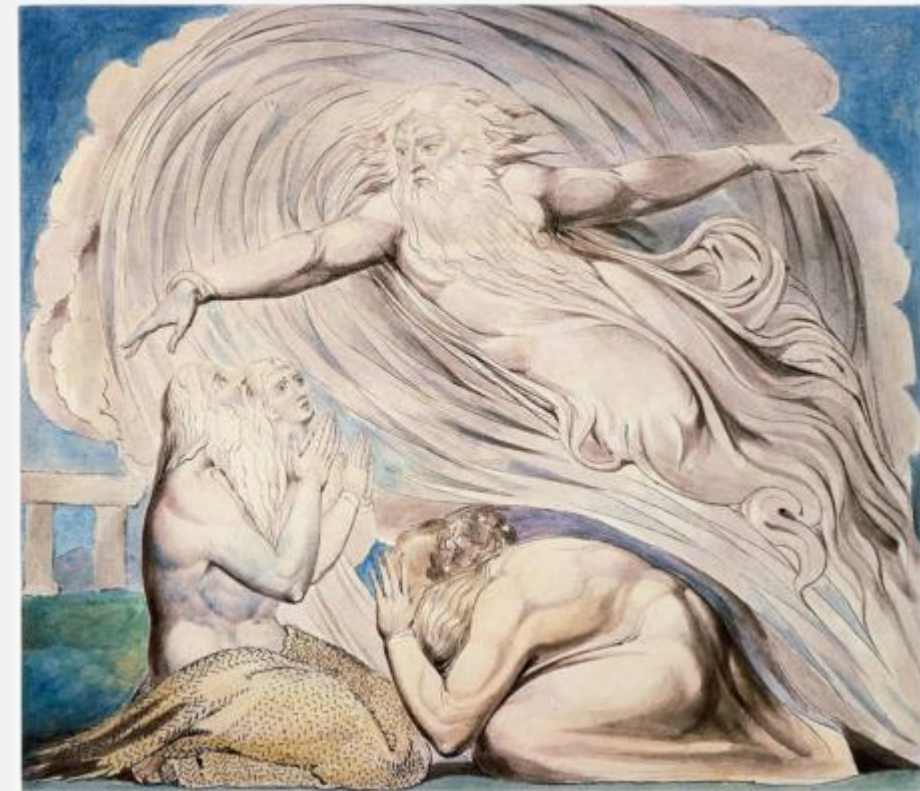


- 隨後我看見了核心人物——一個納粹份子。他很邪惡而且令人感受很強烈。他一生都在追趕我，而我一直在逃跑。他很震驚，不敢相信我竟然出現在那！同時又很激動，因為他窮盡一生在追捕我……但他也失去信心了！我們開始談論我們的一生是如何追逐的。我對他說：「我知道這場追逐對你的人生來說有多重要……」他說：「是的，但我現在抓到你了！」他抓住我、搖晃我、在我臉上吐口水。他說這整個檔案櫃，所有的抽屜裡都是我的化名、地圖，以及可能有我下落的線索。
- 他說他有一次僅僅差了十四分鐘，就錯過抓到我的機會！他現在將我帶進一間房間，旁邊就是逃生出口，我準備好再次逃跑，但我還是心甘情願地進去了。我知道在這間房間內無論發生什麼事，都會成為我們生活共同的巔峰。我不得不回到這裡面對這一切。房間裡空蕩蕩的，有破爛的椅子、死掉的昆蟲屍體，以及動物的屍骨。他跟著我進來，鎖上了門。他走到水龍頭前洗手。我感覺到他要上我了！我最大的恐懼和威脅就是肛交，這是最極端的羞辱，就像電影《激流四勇士》（*Deliverance*）裡那樣。但當他一打開水龍頭，水管就爆開了，水以驚人的力量噴出來，將他打了回來，將我們兩人都噴濕了。水噴濺出來的聲音讓我醒了過來！



# 榮格在《對等於約伯》（Answer to Job）書中 最懇切的論述

- 接受個體化挑戰的個人必須承受人性中兩極面向衝突所帶來的痛苦。
- 用意識去忍受此種衝突之苦對個人、最終對集體都具有莫大意義。



# 負向移情即與Dis 交鋒

- 妄想意念或被迫害的焦慮充斥個案。
- 同理失敗、記憶缺陷、「不負責任的假期安排」等等。
- 她會直接切割、陷入一片空白，後來，她開始可以感受自己的氣憤。
- 只是試圖重新框架她所說的內容，但都可能導致如洪水氾濫一般的魔鬼意象，可能是針對治療師或是針對她自己的。
- 無所不能的幻想會自動爆發，她幻想自己擁有讓我生病或帶來不幸的力量，接著她感到罪惡感。
- 有好幾次她感覺受到誤解，因而氣憤不已，提早離開會談。
- 有一次，她幻想「造成」我搭乘的飛機墜機。在反思的那一刻，她說：  
「這些如惡魔般的意象，感覺不像是我！感覺像是魔鬼的造訪！」

# 惡魔般的能量開始得到**人性化** 從充滿破壞力倖存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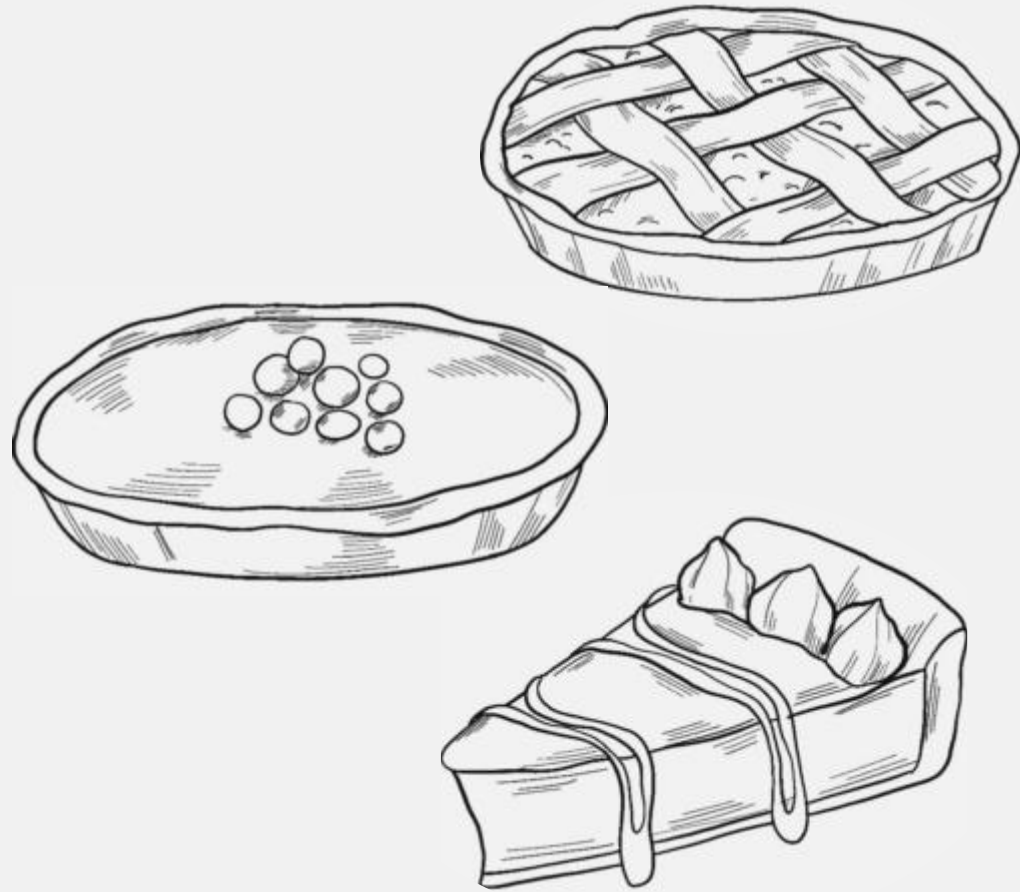
- 負向移情的處理
- 直到她能夠發展出對焦慮的耐受力、直到她有  
能力透過文字來溝通她的憤怒。
- 逐漸的，她的氣憤感受開始變得更有關連性，  
可以透過語言表達，而不是透過內在惡魔的意  
象爆發出來。
- 內在世界的某些迫害焦慮感也降低了。



Illustration of "The Genie and the Princess" by Willy Pogany from *Tales of the Persian Genii*, 1923.

# 移情中的憤怒

- 我走進我的房子，發現很多男人都用盤子盛著牛排，都是從我冰箱裡拿的！這些男人都坐下來吃我買的肉！根本就是一個飢餓的部落！我煩死了，到處找他們的領導者，想要把他趕出我家。我在床上找到了他，我的床上！……跟一個女人在一起。很明顯的兩人都因為某件事感到困擾。我看見後，所有的攻擊性都消失了，我問他怎麼了。他說是那個女人，她正在為某件事傷心。我告訴他：「聽著，女人有時候需要有人撫摸她們的痛處……你需要對她有耐心，如果你有耐心，事情就會好轉，她就能與你一起慶祝，而這將會是真實、深切的快樂。」



# 靈性一直在： 餡餅烘焙師與彩色玻璃人

# 真實客體與內在父親的形成

- 「現在我的內在有了一個爸爸，」他說。
- 「你的謙遜為我樹立了榜樣。」這次的會談為麥可帶來了一個夢，
- 澄清了我在分析中的角色：
- 你和我坐在桌前，你收到了一份我的醫療報告，關於血液濃度等等。凱倫走了進來。我說：「唐納和造夢者關係很好，但他的手臂太短了，無法和上帝打拳擊。」



# 過渡性空間： 教堂是愛與恨整合的避難所與純真的再現

- 我殺了某個人，一個男人。我無法為我做的事情辯解……我說不出口。我會待在監獄裡很長一段時間，所以我逃跑了，沿著鄉間小路逃跑，以免被逮補。有幾個人和我在一起，包括幾個孩子。我在這個鎮上受到善心人士們的庇護。他們想帶我到教堂！我勉強答應了。他們將我帶回到我犯下謀殺罪行的小鎮！我非常焦慮，試著將我的情況告訴他們……但他們認為這個指控沒有那麼嚴重。在教堂裡，法官在那裡，死者的家屬在那裡，傑洛米也在那裡。我簡直不敢相信！傑洛米趴在我的腿上，我輕輕撫摸著他，他睡著了。
- 我試著忍受待在那裡的緊張，那種焦慮，糾結著到底是要逃跑，還是和傑洛米待在一起，然後被逮補。我望向傑洛米的眼睛，我能看見他的純真和善良，我不能離開他……我對自己的處境感到非常難過，但我已經準備好要投降了。

# 自性的體驗

理智上來說，自性只不過是個心理概念，一個用來表達某種不可知本質的概念，我們無法清楚理解這個本質，因為根據定義，它超越了我們的理解能力。它同時也可被稱為「我們內在的神」。

# 自性的理解： 在活佛的眼淚中看見自己

- 一個晴天早晨，我到了一個陌生的小鎮。我被街對面的老房子吸引住了，房子外面放著幾十個大小不一的雙耳陶罐。這些罐子是在古代沉船中發現的，約莫西元前四千兩百年前，形狀就像女人的身體，而且裡面還有葡萄酒殘留物。隨後我和一群人在這棟房子裡排隊，他們很明顯正在排隊等著和活佛達賴喇嘛進行簡短的會面！
- 當每個人到達大師面前，他／她坐在那裡大約五秒，然後站起來繼續走，就好像他給每個人沙伽蒂壺（Shakti-pot）一樣。再來輪到我了。我有點步履蹣跚，其他人看起來都很靈活。我膝蓋彎曲坐下。他還沒有看向任何人，接著他帶著燦爛的微笑看著我！他的頭轉過來又轉過去，帶著一種「了解了的眼神」看著我，然後，一大滴眼淚從他的臉頰滑落，我在這滴眼淚的倒影中看見自己。我不曉得該怎麼辦。他建議我拿出一張紙，寫下一張圖，用兩條線劃分出三個空白區塊，分別代表過去、現在與未來。他在空中將它畫出來。結束後，他說：「這應該會讓你經驗到更強烈的安全感。」

# 陰性的意象持續發酵：共情的到來

- 我正開車行駛在一條看起來很熟悉的鄉間小路上。在一個有河流的十字路口處，一台巨大的挖土機挖開河流，為河道騰出空間，河水因此變成了褐色。我注意到河流的兩邊是混凝土底座，讓橋能夠架設在河流之上，因而開出一條新的道路。在我的右邊新蓋了一間加油站，除了一面五顏六色的牆壁外，幾乎全是白色的。當我坐下來看著這一切的時候，一個女人朝著彩色的牆面走去。她在牆上畫出「共情」( SYMPATHY ) 這個詞。她很漂亮、一頭金髮，二十多歲，有點眼熟。她從我身邊走過，我說：「不好意思，你畫的共情是什麼意思？」她笑了，我們開始聊天。另一個女人（她姊姊？）走過來，我們熱烈地笑著交談著。我喜歡正發生的這一切。接著畫出共情一詞的女人說：「我們剛剛花了五百美元買新衣服，因為我們知道今天會在這裡遇到你.....對了，你的家人都很好.....」他們笑著繼續聊天。

# 「我愛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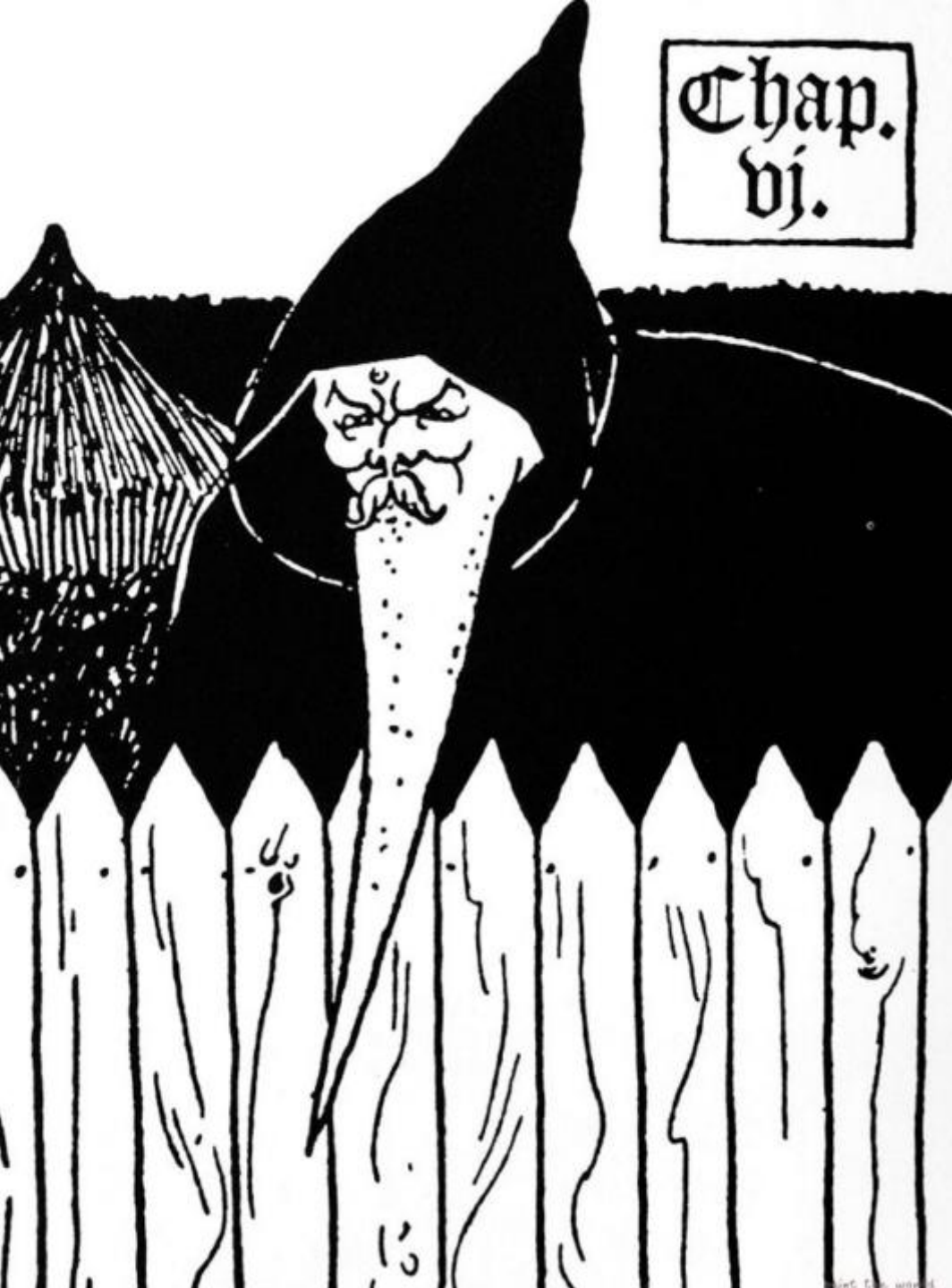
- 我是警察部隊一員，我們正追捕這個與我兒子威利年紀差不多大的男孩……大約八或九歲。他看來像是阿富汗裔，被人忽視、飢餓又迷失。他手中拿著一張舊報紙，多年來一直躲著我們，但現在我們抓到他了，我感到很困惑。他哀求地看著我說：「是時候了嗎？」……試探性地把報紙遞給我。報紙頭版的文章是關於這個失蹤男孩，以及他父親有多希望他能回去……他不是失蹤就是被拋棄，再不然就是被綁架了！報紙敘述了他的故事。在那一刻我仔細地看著他的眼睛，認出他是我的兒子！我失去所有理智，唯一能說的只有「我愛你」，我向他伸出手，在他的懷抱中醒來。

Chap.  
vj.

# 舊有防禦的回歸與重構： 失去原有的生命力

- 固有的反依賴防禦回來了，帶著驕傲、憤怒，以及對一個脆弱自體毀滅的恐懼。他夢到：

「我潛入一個食人的團體。他們用血創造了一個超級科學怪人般的巨獸。他們將血餵給了這個有超能力的怪物。這個怪物以他人的生命為食，卻無法維持自己的生命。」



- 他舊有的自我照護系統就會受到刺激。在上述積極的發展歷程後，出現了以下的夢境：
- 恐怖份子出現，劫持了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我上前要求他們不要那麼做，我說：「拜託不要這麼做！……換我當人質。」我的胸部中了兩槍，倒在地上。我再次站了起來，他們又對我開了一槍。三發子彈全都擊中我的左胸，但沒有任何一發擊中心臟。最後救護車趕到現場，醫生開始對我急救。



# 自性的進程：自願犧牲與斬首遊戲

- 我與另外兩個男人站在聖壇上。一個巨人拿著巨大的劍或權杖站在我們面前。我們都將成為犧牲品。我排在第三位，看向第一個人，對他感到深深同情。他低下頭，還沒準備好迎向死亡。「終結者」走到他後面，準備砍下他的頭。他看見我正看著第一個人，然後向我走來。他抬起我的頭，溫柔地托著我的下巴，接著抬起並將我的脖子伸展向前。他走到我的背後（當他觸碰到我的那一刻，我毫無保留。當我伸出脖子時，我進入了另一條意識之河……我歡迎死亡的到來……我已與另一個世界連結了），他拿起劍砍下，卻只擦傷了我的脖子。他再次回到我的面前，部分的我還留在另一個世界中，但我現在已經回到我的身體裡，感到頭昏。他讓我站起來，將我轉到一個我自己都不曉得我在裡面的寺廟。有一大群人在那裡，對我非常尊敬，也很高興，就好像我通過了某種入會儀式。他引領我到這個神聖的空間，一個像避難所一樣的花園。他的劍現在已入鞘，他說：「有人會好好照顧你的。」

# 效法基督：為個體化忍受苦難

- 個人必須忍受兩極面向的衝突，同時也必須臣服於這衝突所導致的極端痛苦，一如在十字架上受難的耶穌基督（十字架就是「懸於兩極之間」的象徵）。
- 對榮格來講，為個體化忍受苦難乃是最真實的「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
- 在傳統上，「效法基督」係指努力變得跟基督一樣完美或效法他的榜樣，但現在它指的乃是忍受內在兩極面向衝突時所造成的極端痛苦、直到具有整合力量的象徵誕生於個人靈魂中。
- 換句話說，每個人都必須用自己的生命來體現心靈之意識和無意識層面共構的全面複雜性。這就是「關注自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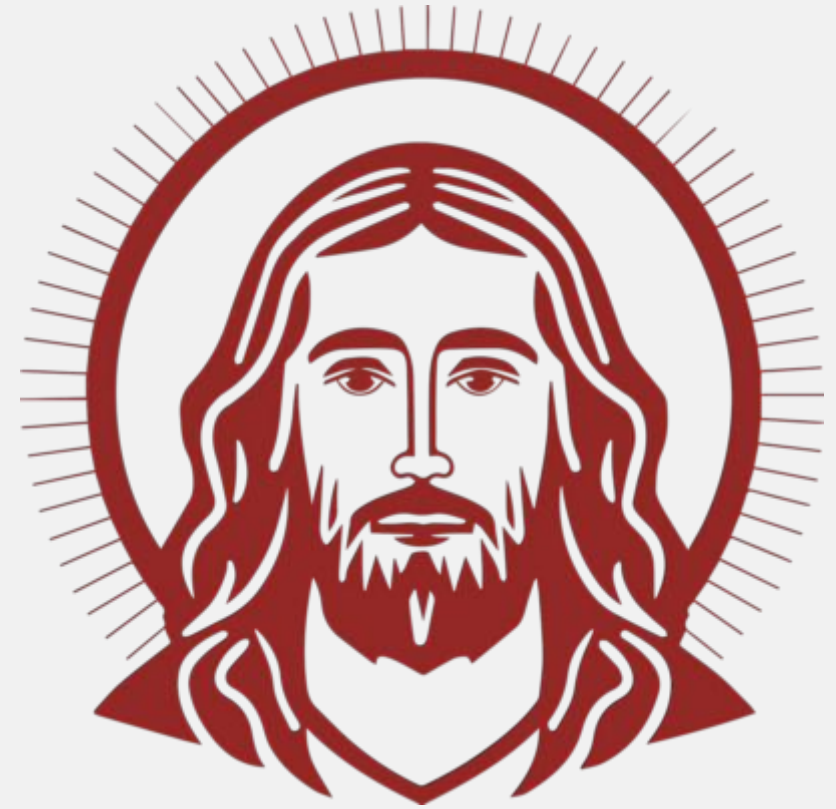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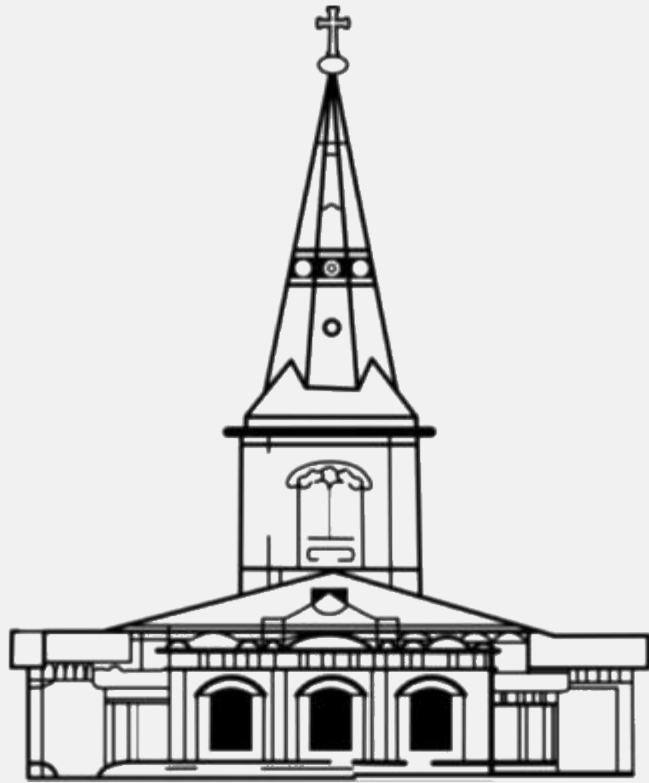
# 對痛苦敞開心扉即是對上帝 敞開心扉

- 我在某個宗教的避難所裡。周圍的人們輪流大聲地禱告。輪到我的時候，我沒有禱告。我對自己說：「但是我可以談論我對上帝的經歷。」接著我禱告：「對生命的痛苦敞開心扉去愛的時候，我就如同神一般觸碰神……帶著這種覺察，我將自己釋放到全人類的巨大苦難之中，也將自己釋放到上帝的心靈中。」

# 第三：The ONE

- 耶和華決定成為人是一種發展的象徵，當人意識到他面對的神的形象時，發展必然隨之發生。上帝在人的無意識中作為迫使他協調與整合對立的影響，亦即他的心靈由無意識中所暴露出來的對立影響。無意識既想分裂又想整合，因此，正如約伯清楚意識到的那樣，「人類在追求整合（unity）的過程中，總會依靠一個形而上導師的幫助。」無意識想要流入意識中被看見，同時又不斷阻撓自己，因為它寧可繼續保持著無意識的狀態。為人，但又不完全想要成為人。（1952:para. 740, p.456）





# 軸心與人性化



- 一個內在支撐的「軸心」。
- 在教堂之夢中展現出來，教堂是夢境戲劇的避難所，在教堂之夢中，當他的防禦被摧毀時，一座尖塔從滑落的土石中慢慢浮現出來，也在那些展現自我與自性之間相對性的夢境中，例如佛陀與「斬首」之夢中呈現出來。